



康德九年一月廿五日印刷  
康德九年二月廿五日發行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武俠  
小說

# 聯鏢記

(第四集)

第四集定價八角

編輯人

竭秉均

奉天小東門裡五段五十六號

發行人

竭國相

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

印刷人

邵璽廷

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道路南

印刷所

福興印刷局

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道路南

發行所

益新書店

奉天小東門裡三聖宮胡同二號

代售處全滿各大書局

武俠小說 聯鏢記 卷四

第十六章

降龍木尋警見逐

飛蛇鄧潮煞費苦心，佈置復仇；劫鏢焚舟，着着得手。可是盜棺毀屍，空葬了一個同黨；焚靈棚，刺孤兒，又沒有成功。飛蛇鄧潮這才發雷霆，離開了潛伏之地，率領三四十個同黨，分爲數批，喬裝改扮，第二番撲到曹州府城廂。與黨羽選定在城廂一家驢馬店，和一家客棧內聚齊。頭一撥留在曹州府安椿的是七個人，在飛蛇未到之先，不時往臥牛莊窺探。獅子林家所有人來人往，他們已然窺探了一個大概。旋即探明獅子林家意欲逃走；並已猜出由摩雲鵬魏豪護送，要奔到直隸省保定府安遠鏢局。彩盤子夥計忙給飛蛇送信，飛蛇鄧潮冷笑數聲，心中一轉，立刻派同黨十二個人，前往探莊邀劫。會合安椿的人，由降龍木胡金良，海燕桑七等率領；以下有九頭烏趙德朋，黑牯牛蔡大來，紀花臉紀長勝（這就是那麻面大漢），和

涼半截，烏老鴉等人。共合十六個人，就在臥牛莊前後，暗佈下卡子。飛蛇鄧潮自己却另率領十六個人，趕過一步，在老河口埋伏下，拒住了林家逃亡的要路。飛蛇鄧潮打定主意，叫胡金良等打頭陣，他自己做後援。

胡金良等在臥牛莊內外，窺伺了一個多更次，沒有動靜。天色越來越黑，忽到二更時分，竟聽見莊前車道上，坎登，坎登，車輪碾地之聲，是由城廂開到臥牛莊的。這就是回子手黃鐘麟，邱良，兩人雇來的兩輛轎車。同時天昏降下雨來，衆賊人料到這般時候，忽有車來，一定是保龍林的逃亡之車，群賊互打招呼，却在村外留下了三五個人巡風，其餘都從暗中聚籠過來。

回子手黃鐘麟 邱良，當所雇的車來到時，竟堵着門發現賊蹤；依理說應該變計。但兩個人急急的商量了一回，覺得這個運行李的車，最要緊的用意，本在淆亂賊人的眼目，好容魏豪引着程氏母子逃走，兩個回子手把脖頸一拍：發怒道：「裝車！不管他，咱們還是走！」

把行李好好歹歹往車上裝，雖然暗影中已瞥見有人窺視，他二人公然不懼，也

不告訴車把式。却故意的耗時候，等到裝完，又沉了一會，說一聲：「走！」兩個人把兵刃亮出來，義形於色，傍車而行。兩個人却稍稍落後，離開車有半箭地。潛藏在暗隅的胡金良，海燕桑七，立刻暗打胡哨，把人聚來七八個，預先跑到車前，撲出莊外。兩人打算着，容着車開出莊外，到一前不着村，後不着店的曠野，再動手劫他。不想走出幾里地，忽得同黨馳報，獅子林的妻兒已由姓魏的保護着，從別路逃走了；涼半截，和烏老鴉已經跟踪住西南追了下去。胡金良，海燕桑七聞言一楞。急忙分派黑牯牛蔡大來等，暗綴着轎車；胡金良和海燕桑七却急忙抽身，翻回臥牛莊來，也往西南追趕下去。

這一來，十幾個賊人慌散了村。有一夥是過車；有一夥還在莊外巡風；又有一夥在莊裏和莊外搜尋。胡金良和海燕桑七，見了這情形，心裏一急，忙叫莊裏的人，西門易，海燕桑七，喚醒本莊各處等振吭狂呼，連打胡哨，招喚同伴，望風撲影的急趕下去。但摩拿那爲防驛仇人，一味穿田禾亂走，連他自己也迷了方向；

追逐的人分頭堵截，分頭亂竄；等到賊黨聚合，魏豪已逃入小辛集去了。

那一邊，黑牡牛等綴着轎車，直走出十來里地，還沒得下手。埋伏任老河口的飛蛇鄧潮，越等越無動靜，已過三更，也忍耐不住了；忙派彩盤子的夥計，迎上前來封信，彩盤子小夥計于濤直順着大路，住臥牛莊走。

這邊黃鍾麟邱良二人，驅車紆迴而行，專譯有人煙的地方走，一力躲避着荒郊。大雨中，黑影裏，黃邱二人確已覺察，面前背後都有人綴着，將近周莊，黑牡牛與采盤子夥計相遇，暗打招呼，說是點子綴溜了。彩盤子夥計慌忙折回，給飛蛇鄧潮送信，鄧潮一聽綴來的是空車，竟假仇人落荒逃走了；若不是胡金良桑七佈置週密，又要落一場空。潮咬牙切齒道：「姓魏的竟弄金蟬脫殼的把戲！我們不要在這裡傻老婆等漢子了。來，哥們，先把這車料理了，捉住他們，究問獅子林妻子的下落。」飛蛇鄧潮率衆出離老河口，往前迎上來。

遙見大河堤南首，大雨中，隱々一道黃光；電光雷聲中，僅僅聽得大車濺泥之聲。盜呼嘯一聲，往前撲去。於是，譯要路口，一帶叢林暗影中，亮開撥子，分

頭藏好，把火亮預備在手下。

不大工夫，兩輛轎車撲登撲登的澀泥路，奔大堤而來；越走越近，漸漸辨出車形。相距近切，彩盤子夥計于濤一撮口唇，支支的連響了兩聲胡哨，潛伏在地下，林中的匪黨，立刻各展兵刃，一聲斷喝，把車前的道路橫截住。同時車後的道路也閃出人影來，把退路也給剪斷。幾個匪黨把預備的孔明燈，就雨地裏，拉開燈門。

迎面而來的兩輛轎車，立刻勒住，跟在車後邱二人，互相招呼了一聲，把兵刃亮出來。料想這時魏七師傅已率程氏母子走開了，兩個人便將刀一抱，方要答話；飛蛇鄧潮早用金背刀一指，喝道：「太，對面的安遠鏢局，太爺小白龍在此等候多時。姓魏的在場，快把林延揚的老婆孩子交出來！」邱良未容賊人說完話，一揚手「先下手為強，」打出一件暗器來。

飛蛇鄧潮一縱身閃過，一陣狂笑道：「鏢行，不知死活！」他部下十幾個人，早不待分咐，紛紛闖出來。當先一道黑影，掄刀照邱良便斫，另有一個賊使奔黃鍾麟。黃邱二人連敵人的面貌都未看清，趕緊偷刀接架。

這過來動手的賊，一個叫花面狼黃啓泰，一個叫開花砲馬鴻賓，全是江湖積盜，手底下又黑又狠。才一照面，花面狼黃啓泰，竟展開十二手連環鎖骨刀，把黃鍾鱗裹住。那開花砲馬鴻賓也用得是刀，施展的是抹眉刀法，武功雖稍差，可是邱良仍非他的敵手。黃邱二人危々失失的遇上了勁敵；再想依原計棄車而遁，已然没法子抽身。

那盜奎吩咐同黨上前；另外只留下三個賊幫助黃馬二賊，其餘的人一齊偷哭刃，撲向兩輛轎車。此時兩個車把式，已然照江湖上的規矩，插鞭子蹲在道旁。飛蛇鄧潮督同群盜，把轎車上的行李箱籠，全打下車來。車中果然空空無人，飛蛇鄧潮急閃眼一看，黃邱二人尚在與賊苦鬥，一面打，一面退，似欲逃走，飛蛇鄧潮大喊：「鏢行的，太爺小白龍和林廷揚有十幾年的交情，你只要把林廷揚的家小交出來，我就燒你狗命。」黃鍾麟呼喚着，大聲回答：「狗賊，有本領你自己找去。獅子林家脊不錯有能人保着走了，你想從太爺嘴裏問出底細來，你妄想！太爺能賣命，不能輸口！」



飛蛇鄧潮恨極，把金背刀一掄，霍地竄過去。黃鍾麟還想拚命招架，却早被花面狼釘住，花面狼用了手「金絲纏腕」，擺肘獻刀，這一下把黃鍾麟五個手指險些削掉；可是，已有兩指劃傷，虎口也破了，當即一聲；鋼刀墜地。黃鍾麟究竟是個硬漢子，一聲也沒哼，斜身一竄，彎腰把繃腿上的七首，用左手抽下來，方要忍疼奪路逃走。飛蛇鄧潮已然迎面截住，刷的斜劈來一刀，黃鍾麟急閃不及，後面花面狼又趕下來，飛起一腿，兜定黃鍾麟的後腰，踢個正着。黃鍾麟竟被踢出一丈外，拍察一聲，跌在泥路上。飛蛇鄧潮急喊：「留活口！」暗影中早窺出一個強盜，就勢一刀，把剛剛竄起的黃鍾麟，重復畧倒在地。那強盜上前來捉，不意黃鍾麟的七首還在掌櫃，翻手一下，把賊人刺傷，賊人怪吼一聲，道：「好東西，扎死我了！」這賊人惡很々就手又復一刀，嗤的一聲，黃鍾麟登時殞命。那賊人也坐倒在泥路上。

趙子手邱良早知情形不好，大吼一聲，揮刀奪路，羣賊撲上來，一齊動手，邱良越發不支。張目四望，雨驟天昏；邱良拚命亂砍，衝出一條路來，拔腿往黑影中

便跑。飛蛇鄧潮怒叫：「捉住了他！」邱良已然跑出一段路，却被群賊舉起孔明燈，尋聲照射，緊緊的追逐過來。雙拳不敵四手，邱良二番被圍，群賊揮刀攔攻。不大功夫，邱良中了一暗器，竟被群賊打去兵刃，活活擒住；可是邱良已經身受重傷，滿口流血。

飛蛇鄧潮把車上的細軟都槍掠了，捆着邱良，先尋找一個落脚潛身之處。在附近遍覓古刹廢宇，一時尋不到；飛蛇鄧潮濃眉一皺，打定一個主意。命餘黨押任邱良，藏在林中，身率九頭鳥趙德朋，黑牡牛蔡大來，開花砲馬鴻賓，花面狼黃啓泰，往荒村僻道，摸了過來，羣出不多遠，在樹林荒岡處，發現孤另另兩排草房，正房三間，耳房兩間。深夜大雨中，屋內沒有燈光，也不聞人聲。鄧潮四顧左右，果然是前沒有隣家，後不挨道路的一所孤舍，只有矮矮的院，院內盆兒罐兒很多。鄧潮暗打招呼，九頭鳥開花砲立刻上前，一個開窗，一個撥門，直襲入屋內。屋內只有三十多歲的一對夫婦，和十幾歲的一個小孩，小孩另占一間房。九頭鳥見火摺照着，火摺已被雨淋，不能點着，塘花砲跳出去，把一盞孔明燈討來，重

復入內。急舉燈一照，才曉得這裏是個瓦窰，怪不得院中盆兒罐兒很多。正當夏天，那土坑上的兩口兒赤身露體，仰面拉叉的倒着，鼾睡正濃。地下又是盆兒罐兒，騷氣轟轟，汗臭濁氣鑽鼻。

開花砲睡了一口，回身出來。九頭烏持刀東尋西看，一個不留神，左脚竟陷下去，低頭一看，地下原來裝置着製盆的一具旋磨，坑似的擺在屋地，直矮下兩尺多，那另一間屋睡着的孩子，光着油黑的身體，好像是學徒，九頭烏低聲說道，「留神。」一語未了，開花砲也一脚登空，屋中的女人竟先驚醒了，忽見孔明燈的黃光一閃，吓得她一時愣住，不敢喊，也不敢動，只側耳朵聽，登着眼看。

開花砲，九頭烏看明屋主主人毫不足慮。二人出外，便把口唇一撮，支的嚮了一聲，飛蛇鄧潮始率衆撲進來。屋中那個女人把她男人一抱，忽然尖聲的喊叫起來，「有賊。」重重的把她男人掐了幾把，那男人迷々忽忽的爬起來，也跟着喊，「有賊，有賊，」

飛蛇鄧潮等幾個人都竄進來，開亮了四盞孔明燈，把三間草房照得纖悉畢露。

赤膊的男人，赤身的女人，嚇得跪坐在土坑上亂抖，半晌才說，「你們老爺們要煞，」九頭鳥抽出鋼刀來，說道，「把他料理了罷，」一對夫妻叩頭求繞性命，飛蛇鄧潮將頭微搖道，「用不着。」却教捆上他，把咀堵上。

群賊立刻依言動手，把盆窰的外掌櫃，內掌櫃，赤身露體，雙雙的倒捆起來。那另一間屋事的小徒弟，睡眼還沒睜開，也被抓起來捆上，每人咀上塞了一個麻核桃，另用繩子勒住，免得被他吐掉，遂將這男女三口抬豬似的，抬到屋隅，用東西擋起來，把頭臉也都蒙住。這三間草房做了賊人臨時的窟穴，開花砲和花面狼然後把邱良也押進來。

飛蛇鄧潮等身上的衣服俱都淋濕，却也顧不得收拾，只畧畧寧了寧水。鄧潮便命黑忙牛蔡大來，花面狼黃啓泰，用酷刑拷打邱良，向他究問獅子林的妻小，和獅子林師門中的人物，以及至親摯友。問完，把邱良也照樣倒捆起來，堵咀蒙面，由九頭鳥把他提起來，放在耳房那兩間房內，藏在一堆瓦盆後面，省得邱良聽得他們的話，看見他們的動靜。

然後，飛蛇鄧潮趕緊分派人，三人一撥，兩人一夥，冒雨再搜尋下去。鄧潮既已曉得獅子林的妻室竟是鐵掌黑鷹的女兒，又被獅子林的師弟姓魏的保護着逃走，回想起早年的事情，深知做事斷不可容留餘地，否則一步放緩，便留下禍根。當下向衆人商議道，「咱們還得追，我和姓林的仇恨，不是一條命抵一條命的事，衆位哥們，大雨的天實在討厭，可是沒法子。這個獅子林的女人跑了，獅子林的兒子又沒有落到咱們手裏，沒別的，諸位還得幫小弟一點忙，」向衆人做了個羅圈揖道，「咱們還得連夜趕下去，一步放寬，後悔無及。」

黑忙牛應聲道，「那是自然，斬草除根，這個舍乎不得，」開花砲道，「咱們男子漢，還怕一兩個雨點不成。」花面狼一拍頭頂道，「五黃六月大熱天，有雨潤潤，更涼快，我說是不是老蔡，」黑忙牛蔡大來道，「對極了，那個不追，是小舅子兒，」黑忙牛是河南巨賊，從前吃過安遠標局的虧，他這次也算是尋仇的主謀人之一，他們這樣一說，內中就有嫌麻煩的，也不便說話了。

鄧潮又囑咐道，「諸位仁兄，可別忘了一節要緊的，萬一咱們遇上了該答話，

報字號的時候，千萬可想着……」沒等他說出來，黑忙牛，九頭鳥首先答應道，「那是一定，咱們都算是小白龍方靖方師傅邀出來的。小白龍方師傅和姓林的有仇，咱們是給朋友幫忙。」說着，又轟然笑起來。

開花砲就說，「小白龍真有個傲勁兒，」九頭鳥插咀道，「你瞧人家那淚頭，也該都給他擱上。」這時有人哼了一聲，開花砲接着說下道，「好在人家不怕這個，咱們一定這麼說，可別改咀。」黑忙牛道，「那是自然。」

群賊立時出動。九頭鳥又道，「這裏怎樣辨，」用手一指屋舍。飛蛇鄧潮仰面略一尋思，道，「這裏倒很穩。」對那個受傷的夥計，叫做草上飛陳二達子的，說道，「你教那個姓黃的小子扎了一下，怎麼樣，重不重，我看你可以在這裏歇一晚。」陳二達子道，「就我一個人麼，」飛蛇鄧潮不悅道，「你看你這份胆量，我怎會教你一個人在這裏，」遂即發令，留下四個人，就在這瓦窰臨時安棲，做爲聚衆傳信的落腳地方，命留下的四個人，務照規矩分班放哨，千萬不要大意，並留下暗號。然後其餘這些人一齊出來，冒雨疾行，先奔臥牛莊，再撲奔西南。

這班人全是橫行江湖的積賊，殺人越貨，視作尋常，此時受了首領重託，都乘機露一手，沿着莊家地畔小徑，一路斜抄着走，約走出三五里地，窩牛莊已在前。忽聽隔禾田，發出慘厲的一聲胡哨，飛蛇鄧潮急命止步，傾耳細聽，胡哨聲又起。鄧潮忙一搥口唇，支的響了一聲，同伴衆人也一齊打起呼哨。果然呼哨聲才能，從田地橫穿過兩個人來，一個是雙頭蛇丁六，一個是苗長鴻，兩個人青綢短裝，全被泥水濺滿，連臉上都有泥點。

雙頭蛇丁六上氣不接下氣的說，「船主在這裏，好極了，你老往那裏去，」鄧潮說了，雙頭蛇丁六忙道，「你老不用上窩牛莊去了，由這邊走，穿過這片高糧地，快狂奔小辛集那個莊子去罷。」苗長鴻也道，「咱們的人東一處，西一處，全追散了，三個正點全穿進小辛集去了。海燕子桑七爺，降龍木胡二爺，走岔了道，不知道摸到那裏去了，現在三個正點，倒教烏老鴉，涼半截，橫江蟹他們哥五個給追上。那個姓魏的很扎手，倒把李老五摔倒了。姓魏的跟那個女八，好長的氣脈，居然掙扎脫了，小辛集那裏恐是有他們的接應，咱們的人來了不少，可惜釘上的人不

多，恐要吃虧。」

飛蛇鄧潮一聞此言，雙目如炬道：「怎麼，胡金良，海燕商七也走散了，」雙頭蛇丁六忙道：「我們哥倆始終沒看見他們二位。」鄧潮吸了一口涼氣道：「莫非商老七，胡老二也和傻白龍一樣，半路上要看我的哈哈笑，這真是可憐，來了三十多個人，有本領的人一個也沒帶上仇人。」沒空接應，也不能得手，飛蛇鄧潮懊惱異常，把金背刀一挺，切齒道：「還是這個靠得住。」立時催丁六，苗長鴻引路，橫穿田地，頂雨直搶奔小辛集。

飛蛇鄧潮，他的心比他的腿還急，正是用出了全身氣力，像一陣風似的往前飛奔。他率領的人被他落後一半：一面跑，一而回頭催促。無奈泥中飛跑，夜間尋路，一個不留神，就有滑倒的。開花砲且跑且叫道：「鄧二哥，悠着點勁，您只顧盡力，跑到地方，沒有勁了，怎好和仇人搭話？」鄧潮明知此言有理，但是不肯放鬆，還是如飛的往前跑。曲折走出一大段路，雙頭蛇丁六用手一指前面道：「船主，你請看，那邊有一片黑忽忽的高剛，那就是柳樹剛，走過柳樹剛，就是小辛集。你



老只要一到柳樹隄，就可以尋得見小辛集。兩個的人這時大概和姓魏的接應，動起手來了。剛才聽見他們打羅來。

飛蛇鄧潮道：「哦！這小子還有接應！」更不敢再延，一下腰，施展開輕身術，踏着這泥濘的兩路，健步如飛的趕上前去。一口氣跑出數里地，將到柳樹剛子，忽聞柳樹剛子付莊內，羅聲皇皇，群賊詫然道：「這裏甚麼事？莫非我們的人在這裏了？」雙頭蛇丁六且跑且說：「不是不是，咱們的人還在前面呢。」

於是群賊雖知柳樹剛子昏夜打羅，必然有事，他們居然不介意，大寬轉繞着走，仍然斜奔小辛集。也就是剛剛拐過去，突然迎面穿過來幾條黑影。黑影後面，閃樂着一星星一星星的火光：當中有一帶疏林阻隔着，昏夜中看不清，却聽得分明。在蘇蘇雨聲中，顯然有人聲吶喊：那幾條黑影竟穿林撲出來，飛蛇鄧潮呼了一聲，急忙的一探囊，登出一隻銅鏢，然後一插咀唇。還未等打出呼哨，後面緊緊跟隨他的苗長鴻，早已支的一聲，先打起招呼來。

那前面的黑影，果然是自己人。這一聲呼哨才能，人影應聲止步，也打過招呼

來。兩邊的人立時湊至一處，來的人正是橫江蟹等，雙方稍一過話，舉步便跑，星馳電閃的奔入疏林中。

穿過疎林，便已望見小辛集，燈籠火把，跑出許多人來，並且一疊聲的呼喊。飛蛇鄧潮往外一張，猛然退回林中，拉着橫江蟹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啦，你們把村子圍的人全驚動起來了？」，橫江蟹吁々喘息道：「別提了，三個正點已經全進了小辛集。小辛集出來一大幫連莊會。」

飛蛇鄧潮怒道：「連莊會，怎麼着，碍着連莊會甚麼事？」但是鄧潮沒等人答言，他早已想出來，道：「不用說，姓林的女人是這里人，本鄉本土，她把連莊會的人勾出來了。」却頓足道：「你就是勾出全營來，我也要宰了你！那商七爺，胡二爺又那裏去了？」涼半截答道：「他們哥兩剛到，已經闖進小辛集了。」鄧潮忙問：「你們和他們動上手了？」橫江蟹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們是教他們追出來的。他們人多勢衆，咱們人弄得七零八落，眼看着姓魏的那小子，背着那個孩子，隨着那個女人，一頭鑽進小辛集去了；我們緊隨着往裏追，挨了他一暗器。」

正說着，又有三條人影奔來，頭一個是海燕商七，第二個便是胡金良，第三個便頭九郎烏趙德朋。鄧潮插唇成聲，把三人喚入林中，忙問情形。海燕商七說：「糟糕！這裏聯莊會出來搗亂！我們已經把姓魏的圍住了，眼看要得手；他的娘，聯莊會打起羅來。我們不管那一套，一定要把姓魏的打倒；誰想聯莊會的小子們，從房上直往下飛磚頭。二哥，真對不住，竟把點子追溜了。」胡金良道：「好在點子還在小幸集，沒跑開呢。」橫江蟹道：「船主怎麼樣？天可不早了，已經雞叫快天亮了。」

鄧潮眼望前面火光，恨々不已道：「娘拉個蛋，攻！咱們攻莊子！」把刀一揮，率衆又走出林外。可是搶出來，遙望前面，人影綽々；查點自己這邊，三十多個黨羽在四面埋伏，一陣亂奔，弄得眼前才有十四個人；其餘的人竟不知瞎摸到那裏去了。

飛蛇鄧潮是個智饒於勇的人，雖然恨怒，却不肯負氣亂來；回來問海燕商七道：「七哥，他們聯莊會有多少人？可有會家子沒有？」降龍木胡金良，海燕商七同

聲答道：「一人可不少，也有兩個會家子。」飛蛇鄧潮不肯放手，向同黨一打招呼，十四個人分兩撥，一撥奔東，一撥奔西，慢吞吞的溜出來；蛇行鹿伏，一步一停，借物障身，往小幸集探探過來。

這聯莊會梆羅連聲，起初追出來的不過三四十人，後來越聚越多。不但小幸集連鄰村守望相助，也都聞警紛紛相應出來。這些人互相傳說道：「窩裏的那幫土匪又蠢動了！」飛蛇鄧潮鑽入高粱地，從空隙往外留神觀看。小幸集這坐村鎮，居然號招出來百十多號壯丁，赤膊的，披短衫的，花槍，單刀，木棒，長竿，亂烘烘的將出入的道路把住。燈籠火把，閃閃放光，從鎮口往兩旁拉出來。臨街的平頂房形如村莊，臨水做了瞭望台，高臨下，也閃着火光；原來房上面也打着梆羅。竟有一族一族向聯莊會，花槍挑燈，分兩路沿鎮外面一帶吶喊，搜巡出來。孔明燈一道一道的黃光也往鎮外照射。

飛蛇鄧潮料敵而進，未冒昧。遠遠的繞走，從南面繞到北面；又從北面繞回來，仍到林邊。看清這情勢，不禁搔頭：仇人竟聯動聯莊會，橫來保護他們；這裏

是上前與他們對盤。定要免不了。一番惡鬥。飛蛇鄧潮一回頭，海燕商七緊緊跟在後；其餘同黨也都漸漸挨過來。個個雨淋傳水雞似的，個個脫着下巴，面露疲累之容，還有兩三人受了傷。再窺鎮前，遙聞聯莊會喧罵之聲。心中猶豫，正在欲進不可，欲退不甘之時，忽然聽見轟的大響了一聲，好像是土砲，又像大抬槍。這一聲砲，却是衝東面發出去的；方向雖然不對；却又把衆賊嚇了一驚。九頭鳥失聲道：「嚇，他們還有鳥鎗哩！」

飛蛇鄧潮吸了一口涼氣，降龍木胡金良，海燕商七都湊上來；黑影朦朧中，互相握手示意。十四個人中，倒有一多半人，均以攻莊爲然。大雨已住，天色將明，本來已非尋仇之時了。這賊該聚衆黨羽，作速離開險地，找一存身之所；待天明再作第二步計較。但是，那個人乃是被邀請來幫助尋仇的，不好說出打倒退的話。海燕商七和黑忙牛蔡大來也是此番尋仇的主謀，首先開言道：「鄧二哥，你看甚麼時候了？」飛蛇鄧潮點點頭，海燕商七又問了一句道：「天可豈不早了，啊？」

飛蛇鄧潮無可奈何的罵道：「娘拉個蛋，這個村子叫甚麼名？他們聯莊會的會

頭是誰？」胡金良道：「這前面是小幸集；二哥你看那邊，叫柳樹剛子。聯莊會的會頭可不知道是誰，也不知道這聯莊會共有多少壯丁，」九頭烏趙德朋打了一個啊欠道：「這可要天亮了，真他娘的，有個地方先睡一覺才好。要讓我看，姓魏的那小子，和林廷揚的女人反正也跑不了；他們鑽進小幸集，遲早總有個出來。」紀花臉紀長勝不好對鄧潮說話，却向橫江盤說：「米大哥，你瞧我，真他娘的成了嬌小姐了，我這功夫竟發冷，像教雨激着不似的。」

這時候聯莊會出鎮搜索的人，越搜越近，竟奔飛蛇鄧潮原先隱身的樹林去了。鄧潮等此時却是蹲在莊家地裏秘語。九頭烏趙德朋道：「我看着他們去。」站起來要走，紀花臉紀長勝一把將他拉住道，「且慢，咱們先問問船主，擠到那裏，咱是動手不動手？」海燕商七道，「別動手，你看，這要不是陰天，早天亮了。你要慢着點，別教他們看出來。喂，我跟你出去罷。」

海燕商七，和九頭烏一同站起來，溜出莊家地，暗暗溜過去。鄧潮也站起來，探往家地中，從外莊頭。

不大工夫，海燕商七和九頭烏回來，報道：「這一夥出莊搜巡的人，一共二十四個人。聽他們說話，他們這裏的會頭叫甚麼夏二爺，辛二爺。姓魏的和林廷揚的老婆孩子，大概和這聯莊會沒有千連。聽他們念道：還要審問那男的，這一定指的是姓魏的。」鄧潮注意聽着道：「焉見得不是咱們的人，教他們捉去了？」商七道：「咱們這邊沒有人失腳啊。」

## 第十七章 鄧飛蛇激衆備戰

此時陰雲乍斂，涼風吹濕衣，詳賊個個身上覺着發冷。飛蛇鄧潮罵了句，暗看鏡口，聯莊會的人又是不時出沒，心中盤算了一回，頓足道：「不行了，咱們先找地方躲了罷。」鄧潮幸々の帶群寇，穿田地退回來。仍由涼半截烏老鴉兩人，留在暗處，監視魏豪，免得被他溜走。

飛蛇鄧潮等十幾個人，不敢在一處走，分散開溜回來，却喜大雨甫過，路無行人；不一時又跑回瓦窩。放噴的弟兄從窩藏處溜出來，看見船主神色答然若喪，忙

迎上去。鄧潮動問這裏的動靜，却幸這裏地僻，沒有人被讖破。衆人忙忙走進了土房，留守的人給衆人燒湯煨衣。把屋主的存糧弄出來，胡乱做熟：人多粥少，每人吃了一些。

有的人就往上坑上一躺，意思要睡。飛蛇鄧潮道：「這可不行，我們只能在這裡再待一個時辰。」他們本有潛身之地，和集衆之所，但是還在曹州關廂，往來奔波數十里，分明不便回去。鄧潮思索了一陣，先向衆人道勞：「爲了我的私事，教諸位受累！」然後調過海燕商七和胡金良，商量現下藏身之處，和今晚尋仇之計。他們在老河堤周莊一帶，殺了人，刦了車：當時只顧追趕仇人，沒把黃鍾麟的屍身埋起來，料想今明日難免破露。他們三十多個壯漢，異鄉口音，無論住店住廟，全嫌刺目，瞞不住捕快行家的眼。又一夜亂摸，派出去的人都沒有遇見：猜想他們不是奔老河堤，就是回了曹州府關廂驢馬店。趁天色還在朦朧，要動身還是時候：飛蛇鄧潮這才向衆人一舉手，道：「哥們，說不得，多受點辛苦罷！這裏咱們可待不住呀！」有的賊人懶洋洋的說：「這裏這坐瓦窑好極了，前不着村，後不着店，怕



甚麼。」

飛蛇鄧潮笑了笑，目視海燕商七。商七道：「九頭烏，這裏可不是死賴的地方。」由胡金良，商七一再催迫：衆人無奈，一個個伸腿打哈欠，爬起來道：「咱們往那裏去？這裏我可地理不熟？」

飛蛇鄧潮看了看手下的人，連留守的不到二十個人：立刻分派開了，叫兩人接應涼半截等，又教兩個人回曹州，和奔老河提，專爲找尋走散的人；尋着他們，催他們趕快回來。今天定要夜探小幸集，搜殺仇人。然後把餘衆分成兩撥，留一撥仍守住瓦落，其餘一撥却潛藏在瓦落附近，人跡不到處。把荒草斬除，這些個強漢就往草地上一躺。仍派兩個人，去到前面村鎮，採辦乾糧。幸而他們從清江浦緩下來，早將綠林的本色，竭力掩飾下去；也有的扮作小販，也有的假裝苦工，也有的喬扮作鄉農；只裝不成群結夥的走，還不易被人看破。

等到派出去的小夥計，把乾糧買來，瓦落的人又送來熱湯，大家倒換着班，把午飯吃完。飛蛇鄧潮叮囑衆人堅伏勿動。他自己和雞冠子鄒瑞，跟同伴掉換了衣帽

，溜達達繞出來，走上高剛，把附近地勢看了個明明白白。隨又走下來，鄧潮不願白天在這裏露相，教鄒瑞引着，把由小幸集，奔冀南的前站村鎮看了看。鄒瑞熱悉曹州府的地理，此時鄧潮請他作指導；但是這小村小鎮，鄒瑞也並不熟。飛蛇鄧潮踏勘完了，又派兩三個人，分頭到外面梭巡。又加派兩個人，在小幸集的西北面，暗地安了椿。心中想：「姓魏的，除非你往回走，你要想奔保定，你却闖不出我的手心。」

隔了一會，派赴老河口的夥計忽忽折回來，在老河口大提，只迎回來五個弟兄。這五個人昨夜昌皇迷路，既沒追上點子，又沒碰見同伴；猜想魏豪等也許逃出來，就一直往前站老河口趕過去，却不想反倒撲空。飛蛇鄧潮看見他們，眉頭一皺，心中不悅，口雖不說，暗暗怪他們太不上心。可是一眼看見火燒寨苗福森，正看着自己，立刻放下笑臉來，對這些人說：「哥們多辛苦了。你們想點子溜了，是不是？可是他竟沒有走出圈外。」判官郭義堂忙說：「怎麼着，他們還在臥牛莊麼？」鄧潮道：「他們鑽進小幸集了。現在更好辦了，我們已經放下卡子，看狗入的往那

裡跑？

火燒雲苗福森過來，拉着鄧潮的手，說道：「二哥，我們太現世了，我真真對不過你！夜兒個一陣狂追，轉了向了！」因問：「現時誰在小辛集把着？」海燕桑七道：「是涼半截梁文魁和鳴老鴉葉亮功。剛才我們正和鄧二哥商量着，靜候梁葉二人摸得實底，回來一報；咱們還是在半路上等，打算不進莊，省得多生枝節。」

正說着，在小辛集沿路安插的小夥計，有兩個跑來送信道：「舵王，小辛集的舉動很怪。今兒早晨，他們裏裏外外還很鬆；由打過午起，忽然又緊起來，三個鎮口全有聯莊會的人把著，梁文魁，葉亮功二位舵主從一早進鎮，直到這功夫，沒見出來。打接應的紀花臉紀舵主恐怕他二位有差錯，吩咐我罵來報信；問舵主看是怎麼着，是不是再派個人進去尙一尙？」

飛蛇鄧潮道：「唔？」面對着胡金良，海燕桑七，黑牡牛蔡大來，心中估儼起來。「莫非兩個人露了相，栽在小辛集了？」降龍木胡金良就說：「怎麼樣，我本來說不進鎮的好，教他兩只在外釘着。」胡金良想起他身探鏢局的經驗來，以為

進鎮硬闖太不合適；接着說：「這兩個寶貝一定是在外面伏得膩煩了，就進鎮了，可就露相了。」海燕桑七道：「既往不究，鄧二哥也用不着就心。據我看，他們哥兩也是老江湖了，不致於掉在坑裏。他們兩沒訪得真章，自然不肯早回來。我們不妨再候一會，如果到晚上，還不見他倆回來，那就顧不得許多，咱們就只好聚衆搜莊，救友尋仇。聯莊會也不過一群笨漢，至多也不過百十個人，鄧二哥放心大膽豁着幹，不必顧忌了。」火燒雲道：「我們鄧二哥是諸葛亮，一生謹慎，其實這一回不比上次，姓魏的和林廷揚的老婆孩子，斷不會跑出手心去。」

飛蛇鄧潮點點頭，心中暗恨拆幫落後的同黨，昨夜人數如果不散，那簡直當下就可以攻莊。尋思一刻，向海燕桑七一拱手道：「七哥，這事還得麻煩你，你到小辛集向々四；可是，最好別進去，只在外面打聽。」桑七道：「我就這就去。」胡金良道：「我跟你去！」火燒雲道：「我跟你去罷。」桑七和火燒雲站起來走了。

飛蛇鄧潮坐在草地上，等二人去遠，捶地嘆道：「咳！他們那些個人也不是摹到那裏去了。」獨自支頤沉忠着，又過了半響；忽然黑牝牛蔡大來叫道：「那邊

來了幾個人，是幹甚麼的？」王益紛紛站起來，飛蛇鄧潮忙道：「你們快坐下，怎麼全站起來了？」

蔡大來隱身樹後，注視好久，回頭說道：「哦，來的是咱們的人。」鄧潮起身看時，正是昨夜走散的又一批人。這時候剛打曹州府關廟驛馬店，尋找回來，黑牡牛迎過去，把這幾個人引到草叢中，大家席地而坐。問起來，這些人迷了路，竟奔回臥牛莊，撲入保鏢林的住宅，前後鬧了一陣，把房子放了一把火。因值大雨，火也沒有燒着，他們就翻回關廟了。鄧潮把滿腔懊惱藏在心裡，只得將目前之計告訴了他們。

看看天色，已過申牌，海燕桑七和火燒雲苗福森分兩路趕了回來；向鄧潮報道：「二哥，你真料著了！涼半截鳥老和鴉兩個惡村真個的都折在小辛集了。」鄧潮一拍手道：「糟！這還怎麼弄的。他倆的性命能保不能保？」

海燕桑七道：「這可難說。我和苗三爺依着二哥的話，先不進鎮，只在外面探探。老實說，也混不進去；他們聯莊會把上下子了，並且禁人出入。我們眼看兩輛

大車被阻，不教進去，我和苗三爺更不願奔撞了。我們兩正打旋，事有湊巧，有兩個聯莊會的人，好像奉派出來有事，一直的奔跑馬營走下去，內中一人還拿着一封信。他們一邊走，一邊說話，我們就綴過去，誰想他們一味閑談，沒有正文；我們倆就想動粗的，要把兩個東西活捉過來。可巧走到十字路口，他們遇見熟人，他們就叙談起來；這一下，可就募着實底了。他們倆是到跑馬營，給甚麼陶老太爺家裏人送信的。」

飛蛇鄧潮忙道：「到底姓魏的怎麼樣了？林廷揚的老婆孩子跑了沒有？還有咱們的人，被他們傷動了沒有？」桑七道：「你聽我說呀！」遂將小辛集的虛實，魏豪程玉英鈴兒的下落，涼半截烏老鴉的失脚，依據所聞，畧加揣測，散々落落述說了一遍。有遺漏的，火燒雲在旁補說：雖不甚詳確，但已訪得大概。火燒雲又說：「梁葉二人在店中遭擒，依着別人，就要把他兩活埋了，可是聯莊會的會頭那裏姓辛的不肯。他大概是怕事，現在梁葉二人還押在公所。」

鄧潮聽罷，十分憤怒，忙問二人：「到底這小辛集的聯莊會扎手不扎手？有能

人沒有？」海燕桑七和火燒雲苗福森齊道：「有能人，並且不止一個。聽說那會頭姓辛的，就是個練家子，還有個姓陶的甚麼老師傅，大概從前是設場子教徒的。聽他們說，涼半截烏老鴉這兩個寶貝，並沒有洩氣，他兩行藏一露，就在店中跟他們聯莊會招呼起來，並不是上了當，束手被擒的，聽說很打了一會子，教他兩傷了一兩個人，落後才被捉住，聽他們送信人的口氣，姓魏的和姓林的那個女人，跟這聯莊會倒沒有甚麼下連，他們好像是聽見姓魏的黑更半夜的喊救命，喊殺人，才驚動了他們。」

鄧潮聽到這裏，重重的哼了一聲道：「這份出息，還是他娘的鏢頭呢，喊起救命來了！」賊哄然笑起來。海燕接着說道：「保鏢的也是怕死。他這一喊救人，他們聯莊會守門相助，又聽咱們是綠林道，他們自然出頭來給咱們打攪了，我猜想是這麼回事，二哥你酌量一下，咱怎麼下手。」

飛蛇鄧潮聽完，心中有了譜；因又問會丁送的那封信，可會截取過來？桑苗二人說：正在大白天，有走道的，不便動粗，所以沒截，鄧潮點了點頭，向二人舉手

道勞道：「我謝々七哥和三爺。咱們現在是：一面要救自己人，一面要捆出咱們的仇人來，一面還要跟姓辛的免蛋算算帳！他娘的，他倒硬要出頭管閒事！一

此賊暮惶階茫，聽到雷聲時候，出去趕逃的人已換了兩回班。群盜再拿出乾糧來，大家飽餐一頓，就藉草而臥，淨等一夜。飛蛇鄧潮心中焦悒，才等到天色黑，更羅響，便忙傳命集衆。這般劇盜揉眼睛，打困欠，個個倦眼迷離。坐的，站的，齊望着蛇主鄧潮道：「是時候了麼？還早得很哩。」散在各處安椿瞭哨的人，離得近的也湊過來，聽蛇主的號令。

飛蛇鄧潮一算全班人數，現下共總湊到三十來人。又看衆人的神色，個個疲勞倦厭。鄧潮雙拳一抱，向衆人作了一個羅圈揖，低聲發話道：「諸位弟兄，昨天一夜大辛苦了。又偏偏趕上下雨，真是搗他娘的蛋，沒別的，今天夜裏，哥們再擻々我鄧老二。我鄧潮懷着十五年深仇，請衆位弟兄幫忙，再一再二，滿打算這一回斬草除根，誰想平地起伊雷，小辛這一夥子聯莊會林給攪了局，沒得報了仇，反倒把梁哥們，葉哥們給償在裏頭，我若不把他兩位救出來，我鄧潮實在無面目重返老



害。況且他病是我一劑藥，又不是公事；我若撒手不管，我還算人麼？我就是死，我也要讓小辛集一聯莊會。見個起落。可是哥們太累了。現在哥們誰還肯再幫我一場，請弟兄們答話：不願去的只管言語，他可以留在這裏，給我鄧老二打接應，我也一樣承情，今夜探莊入鎮，動手不動手，還在兩可。可是不管怎麼樣，我們必得這麼預備着，你們哥幾個要曉得，咱們這一次不只爲尋仇，咱們還要搭救咱們自己的人。哥們，那位不去，快點說。」

群盧聞言，立刻把可欠聲止住，齊告奮勇。紀花臉紀長勝，火燒雲苗福森道：「二哥不要多疑，我們不過看着天色還早。我們莫說跟二哥共事，總得有始有終。眼睜睜我們兩個人陷在鎮內，我們焉能退後不管？二哥看着是時候了，請你只齊分派。我們本領雖然稀鬆，賣命交朋友還行。別說探莊，就是進了鎮，跟小辛集的人比劃上了，我們誰也含糊不了。來吧，該怎麼着就怎麼着，二哥你就赶快發令。」

鄧潮把大指一挑，道：「罷了，還是咱哥們，我姓鄧的交朋友真沒白交。我只怕那一位或者也像人家小白龍似的，我不得不請問一聲。請位這麼棒場，我鄧老二

心上有數。現在時候倒是早點，可是分排一會子，再趕了去，也就差不多了。」又向衆人作一揖，這才開始派兵點將。

頭一撥，鄧潮先派四個弟兄，到小辛集前後鎮口換防；仍要密藏在鎮外，安椿下下。一遇到情形可疑，或有大批人衆進鎮，安椿的要立刻用飛箭傳聲，火速報警；由沿路上放消的弟兄接報轉遞。

第二撥又派花面狼黃啓泰，和雙頭蛇丁六，蛇天雷苗長鴻，跟兩三個幫手，仍伏在此處，做爲臨時的朵子窩，以便遇事在此集合，守窩的如聽見撤退的警號，臨走之先，要趕快跑到瓦窩空房內，把那個鏢局回子手姓邱的殺了，省得留下活口咬人。

雙頭蛇丁六忙問：「還有瓦窩的那一夫，一妻，和那個小徒弟呢？」鄧潮道：「這三塊料倒是個麻煩。：咳，犯不上殺他，隨他去罷，可是也別端湯鬆邦。」接着又派第三撥，第四撥的人。

這第三四撥才是探莊，尋仇，救同黨的正兵。即請降龍木胡金良，分率着紀花

臉紀長勝，九頭鳥趙德朋，雜毛劉維清；海燕桑七分率着火燒雲苗福森，判官郭義堂，馮三勝。共分成兩隊，另外再各帶着四個弟兄；暗進小辛莊東西鎮口，暗伏在鎮內人家房上；由開花砲馬鴻賓和一個助手作指導。聽得一交三更，兩下裏趕緊動手放火。但是不要跟聯莊會的人朝面，只不過藉此誘虎出洞，然後乘虛而入，進攻鄉公所，先救梁葉二人。

胡桑二人問道：「鄧二哥，你呢？可是在外面打接應嗎？」飛蛇鄧朝雙目霍霍閃光道：「我麼。我要率衆搜尋林廷揚的孩子老婆，和那個姓魏的。我要請水中二霸，橫江蟹，鬥海龍，和黑忙牛蔡大來。三位跟着我，再請雞冠子鄧瑞作指導。這小辛集的舉動，很像有能人操縱主持，這次我們偏要鬧鬧他們。我鄧曹不把獅子林的老婆孩子得到，至死不能甘心罷手。哥們，若是沒有甚麼費的，咱們就該着上線了。」衆人齊聲答道：「鄧二哥，你就放心，誰也窩囊不了。」

鄧朝目光向衆人面上一掃，黑影中看不見容貌；於是他用沉重的聲調說道：「哥們多捧我吧，我們心照不宣。」說到這裏一揮手，除花面狼黃啓泰，雙頭蛇丁六

、冲天雷苗長鴻哥一個守審看票；其餘的一干匪黨，各依着船士支派，分撥趕奔小辛集。

派赴小辛集安椿的四弟兄，抄小道先走下去。降龍木胡金良，跟海燕桑七一商量，由胡金良奔東鎮口，海燕桑七奔西鎮口。胡金良向海燕桑七道：「咱們的人還是散開了走。這麼成群結夥的走，雖說天黑了，究竟教行家追上，咱們就不好下手了。七爺，你慢走一步，我先奔小辛集東鎮口。」

桑七答應了一聲，降龍木胡金良遂帶着紀花臉紀長勝，九頭烏趙德朋，雜毛劉繼清，跟手下四個弟兄，穿着西南一段莊家地，走到前頭，往小辛集東鎮口埋伏。海燕桑七容胡金良走後，這才帶着火燒雲苗福森，判官郭義堂，馮三勝，跟四個得力的弟兄，繞東北一片樹林，繞穿莊家地，狂奔小辛集的西鎮口。海燕桑七一身小巧的功夫，夜行術最爲擅長；施展開輕身提縱術，拔步伏身急走，叟叟的只看見一條黑影擺動。跟他一路的幾位弟兄却受了罪，拚命的緊趕，還是不免落後。

胡金良，桑七兩撥人既已出動，飛蛇鄧曹潛留草地，四望茫然。側耳聽了聽，

這處綁纜才交二鼓。此地離着小辛集不過十數里，動手也不宜過早。只是他心氣浮動，已經接納不住。便站起來，繞草地走了一圈，重囑咐在高處瞭望的人，要小心把守着。只要聽出或看見怎麼可疑的動靜來，趕緊報知留守的人，千萬不要在動手胡來。派罷，身浮水中二霸橫江蟹，鬥海龍，和黑忙牛蔡大來，竟取中路，逕奔小辛集。

也不過一頓飯的時，小辛集的濃影已然在望。越走越近，遠遠的已望見把守鎮口的聯莊會的燈火，穿疎林，透淡光。

### 第十五回 小辛集群寇攻寨

那晚更初下田，天已昏黑，雨下的往小辛集鎮口吹。村前兩三箇地，已看得清清楚楚。只見鎮口一帶，圍着十餘小隊的聯莊會壯丁。每隊約奉不過七八名。打着方形的號燈。鎮口的寨門已鎖緊閉。沿着小辛集後鎮邊上，隱隱的也有燈火移動，看出是梭巡鎮口的壯丁。橫江蟹用胳膊一撞飛蛇鄧朝，低聲說：「船主你看，那邊鎮

口對面的莊稼地，一准潛伏着聯莊會。要不然，那片高粱稍不會無風自動。」

羣賊急回頭看，鄧朝正要答言，倏地聽側面一陣風動，高粱的葉子刷刷拉拉的一聲。飛蛇鄧朝，水中二藕，黑忙牛等，立刻往四下裏一分，各急伏身，齊拉兵刃。人影未現，先聽見一聲吹唇的低噴，跟着聽見低微的嗙音道。「並肩子才來！」

飛蛇鄧朝，聽出來人是降龍木胡金良的語聲，這才撤回。同時降龍木胡金良也從黑影裏現身出來，身後尙跟着九頭鳥趙德朋。飛蛇鄧朝方說了個「胡」字，降龍木胡金良忙低聲攔阻道。「念短罷，瓢把子。」飛蛇鄧朝忙把底下的話燕回去。

降龍木胡金良往前又走了一步，說道。「小辛集的點兒，全够扔手的，他們這種佈置真不容你輕視。船主你看，這莊前一帶不是明安上卡子嗎？這還不算，敢情昏天道上（黑道上），也全暗派莊丁把守。我們剛到這裏，也只疑惑不過是在東西窩上，擺上青子罷（刀槍陣）下嚇下嚇外行罷了。那知我們才往前一摸，險些露了相。靠窩口前面的莊稼地裡，竟竄出七八個壯丁來，正是他們自己換班。這總算我們彩頭旺（機會巧），要不然準得和他們朝相。我恐怕自己弟兄們不知底細的悞撞

上去，所以我留在這兒等候二哥。另派雜毛劉繼清，狂奔西鎮口，關照桑七爺。二哥，咱們要打算暗入的話，還是留神他們卡子上的人才好。」

飛蛇鄧潮眉頭一皺，畧一沉吟，從鼻子中啊了一聲道。「好，我鄧潮很願意會會這有本領的人，像這樣才值得跟他們鬪鬪。」這時黑忙牛蔡大來，拾了一塊土塊一抖手往對面的一叢高糧地子打去。吧搭的一聲，落在高糧地內。跟着就見那高糧地裏一陣响，三四條狗連會舉起來。更有幾個打黑包頭的壯丁挺身起立，在附近搜索了半天，依然伏身隱藏起來。

飛蛇鄧潮啾哧一笑，帶着不滿輕蔑的神色，向黑忙牛蔡大來看了一眼，低聲道。「就是這種膿包，也配往線上安椿？船不翻，自己先往河裏跳。這不是親口告訴我們，他們在這裏埋伏人了？我鄧潮絕不把這群膿包放在眼裏。」降龍木胡金良不由臉上一紅，這一來很顯着自己過甚其辭，胆小怕事了。臉上山々的說道。「鄧二哥，咱們按照原定的時候進攻，二哥你可該着往裏頭去了罷？」

鄧潮點頭道。「好，我這就進小辛集。胡二弟，你也早點撲進去才好。」胡金

良答應着，遂與鄧潮分手。鄧潮帶着水中一頭黑牯牛從高梁地邊過，够奔小辛集偏東北一帶，在民房的後身，擇了處較爲偏僻的地方，又相了相附近，揣度聯莊會足可掩藏放噴壯丁的地方，試用開路石子，驕驕的投過去。問了問。居然這黑影中沒有潛伏着人。這才從民房上，翻進了小辛集。

村中的居民，早奉到聯莊會的傳諭。這兩夜沒有緊急的事，三更之後，不準出入。就有急事，也須預先聲說。所以此時全鎮老早的斷了行人。連鋪戶都早上了門。只有聯莊會下夜巡邏的人，不時在各街巷來往梭巡。鄧潮等在民房上，各展開身手，輕登巧縱，撲奔聯莊會鄉公所。

飛蛇鄧潮調兵遣將，竟分三路攻入小辛集。他分遣胡金良，海燕桑七，縱火救友，他自己却專搜程玉英和魏豪。但魏豪和程玉英母子究在那裏，他並不曉得，這鎮，此時家家閉門閉戶，杳然無光，默然無聲，但聞打更，這鎮那條通行，有幾處燈光閃々，人影搖搖，却正是下夜的，守街的會丁。

橫江蟹鬚海龍竟留下房來，伏身暗闖，打算前去逮捕壯丁。持刀威嚇，可以逼



他供出真情來。飛蛇鄧潮連忙攔住，說：「這可使不得。」自和黑忙牛蔡大來，仍在房上張望。低罵水中二霸。「二位在地上由此往南去，千萬不要露了馬脚。」水中二霸依言潛進，貼牆循壁，慢々往前溜。鄧潮卻從房頭高處，偕同黑忙牛，往北探去。

二霸留到小巷口，蹲在地上，往街上探頭。只見四個聯莊會壯丁，抗着花槍，打着燈籠，遠遠的走來。慢々の走過去了。水牛二霸互相招呼一聲，急急的跟着過去。

飛蛇鄧潮帶黑忙牛，急急的往五處院落。忽見伏身處對面街上，隱着火光。二人忙一轉身，往下溜。隱隱的望北，有一處寬大房屋，門外燈光輝煌。背後較遠處一條橫街，也有幾處房屋。門口却無燈光，院內似有水亮。鄧潮一拉黑忙牛，用手电筒照那幾處火處。黑忙牛注目細看。近處這座寬大的民房，是虎坐子門樓，高大的風火牆，牆頭插着兩面旗子，上面顯見有平台吏道，人可以在上頭走，並可張望遠近。中間是院，凡有幾間出地的房屋。住家多半有這種建法。門口

更有上馬石。金馬椿。大門左右砌牆。各掛着虎頭牌。看這勢派，很像是富戶豪家。

黑忙牛悄悄告訴飛蛇鄧朝道：「姓林之娘兒們未必在這裏。要找他們，我看得找店房。」飛蛇鄧朝搖頭微笑，把黑忙牛一拉道：「過去一探便知，我猜這個必是——」黑忙牛道：「必是其麼？」說話時，飛蛇鄧朝已一跳上房，順牆飛跑，又一跳下地，鑽入小巷。黑忙牛見狀，緊緊跟隨。

一轉眼間，兩個人先後來到那虎坐子大門前，對面一家以房後。黑忙牛便要往多架頭。飛蛇鄧朝用手一指牆頭，說：「上！」兩個人立刻竄上房去，這才伏在房脊後，探出半個頭來觀看。這迎面的房離鄧朝伏身地，不過四五丈，兩個人眼力都很好，門前又有燈火，看得很清切。這大宅門，門前懸掛的虎頭牌，分明寫着「公所重地」，「禁止喧嘩」。

黑忙牛道「哦，這裏是鄉公所！」

飛蛇鄧朝不答，先注目光細看。在虎到牌下，台階旁，立着就個黑紅鴉咀棍，

門邊戳着兩架長方形官衙燈，隱約辨出似有字跡，字跡筆畫却看不分明。大門緊閉，微聞人聲；似門道內，更道上，還有人站崗。

鄧潮看吧，微微一長身，往西面拋了一眼；急忙伏腰，抽身下房；黑牡牛蔡大來也跳下來。兩個人直落平地，尋暗影藉身藏好。黑牡牛蔡大來忙道：「這裏是聯莊會公所，咱們的人因在這裡面。瓢把子，怎麼樣？咱們攻進去嗎？」鄧潮濃眉一皺道：「且慢。」却引着蔡大來，圍繞這鄉公所，遠遠的尙了一圈。竟沒有遇見人，只在大街道口上，看見七八個壯丁。這些壯丁全是青短裝號衣，青包頭，號衣上白月光子，嵌着「鄉勇」兩個字；打裹腿，穿沙鞋，樣子很情神。人人手中拿着兵器，有的雙手帶，有的鈎鎌槍，一個個雄糾糾的立在街口；有兩枝紙燈籠，插在舖房門口。

飛蛇鄧潮不肯打草驚蛇；急一引黑牡牛刷的退下來。避着人，把鄉公所前前後後，都相度了一過，不禁冷然一笑。這鄉公所內外森嚴，房頂更道上，四面都有值更站崗的。可是東面有一條窄巷，只容一人出入；附近民房全是小人戶家，蓬門茅

舍，高僅及公所大廳的一半，這不曾做了道上朋友墊腳地方。老實說，布置情形雖嚴，防守却有破綻，牆巷內外，聯莊會似乎並沒有設防下下。

鄧潮仍不肯大意，相度出入之路，用白粉子畫了記號，然後又退到後街，奔橫街路西。到另一所大宅附近，略一窺看，知是尋常一所較大的民宅。於是飛蛇鄧潮飛似的掠過來，掠過去，一霎時登房伏脊瞭望，一霎時踏地伏隅窺察；果不愧飛蛇之名，雄偉的身軀却跳躍如活猴，奔騰似靈蛇，不一刻把小小的小辛集兩條大街，三條橫街，凡是通衢要巷，都躲着聯莊會丁的視線，大致探看明白了。

這小辛集約有三四百戶人家，一共七個路口，現在大半堵塞了，只留下三個大道口，今夜都駐着聯莊會丁，居然把守得水瀉不通。只就這鎮口和鎮內交道口看，裏外外足有六七個鄉勇了。飛蛇鄧潮暗暗咬牙，心想：「這些笨漢們，他們就准知道我們今晚要來探莊嗎？娘拉個蛋，教他們瞎比畫！」

飛蛇鄧潮一路勘尋，在偏南口瞧見了自己人。是降龍木胡金良；但只他一個人，伏在牆板，正裝出大恭，飛蛇鄧潮西然一笑，忙通暗號，湊近來互相訊問，鄧潮

道：「桑七爺那裏去了？你找着他沒有？」胡金良道：「奇怪，竟不曉得他又摸到那裏去了。」鄧潮咳了一聲，道：「難道又散了幫不成，可是的，胡二弟你率領的那幾位，他們都到那裏去了？」胡金良低聲一笑道：「二哥你看！」用手一指斜對面一家鋪房，鋪房門板上貼着四個字：「此鋪出倒」。鄧黑不由歡喜，手拍胡金良道：「二弟，你真行！」空屋子裏藏人，最穩當不過，而且又是鋪房，人來人往，也可以偷聽他們過往行人的談話。

胡金良告訴鄧潮，他已覓好縱火的地方，在房後另一家，有兩個大柴禾堆。又說道：「聯莊會會頭的住宅，我已經摸打摸撞尋着了。」飛蛇鄧潮喜道：「你怎麼尋着的？」胡金良又一指那鋪房道：「在這裏偷聽來的。」鄧潮大悅道：「二弟，你真多辛苦。你這我聽全門，都說這聯莊會的會頭找不着，這們個看他是怎麼個陣仗。」

飛蛇鄧潮把黑牡牛蔡大來留在空房中，他却招呼着胡金良一同出來。由胡金良引路，直奔聯莊會頭的住宅，轉過橫街，只走得一半，鄧潮止步道：「你說的聯莊

會會頭的住宅，不是後橫街路西大門麼？」胡金良道：「不錯，就是那裏。」鄧潮道：「我曉得了。剛才我們已經尙過一遍，那裏只像個富戶住宅，雖有幾個值更的，也稀鬆平常，一點不見得扎手啊，別是不對吧？」

原來他們所說的這地方，正是聯莊會正會頭夏二爺的住住。

飛蛇鄧潮遲疑了一陣子，對胡金良說：「回頭再說，咱們先找二霸去，我教他哥兩住那邊尙去了。」兩個人重復折回來，到了一條僻巷，是飛蛇鄧潮與水中二霸現邀定的接頭地點。鄧潮胡金良東張西望，左閃右避，摸到蛇巷口內；那水中二霸橫江蟹，鬥海龍二人，已然統回來，蹲在那裏等候。

雙方見面問起來，橫江蟹已將小辛集唯一的那座店房尋着，謹依鄧潮之誠，未敢進店窺探；只在店房口，用白粉子畫了三個圈，做爲暗記；預備少時容易尋認。橫江蟹米壽山向鄧潮問道：「蛇主，怎麼樣了？那樣暗摸，只怕不易把實底得着。人家已經處々暗有防備，不挑亮了，怕白費事罷？」鬥海龍接聲道：「依我說，咱們還是進攻鄉公所，我猜咱們失陷的那兩個人，現時一定押在鄉公所裏

面呢。」

鄧潮兩眼灼灼放光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但是你猜獅子林的老婆孩子，現在那裏藏着了？」鬮海龍回答不出來，胡金良搔着頭猜道：「我想他們一共三口，若是沒離開小辛集，他們不是就在店中，就是寄住在人家。她們是本鄉本土，這裡也許有親戚，若教我說，咱們該把三路的人普一處，不用各處亂摸，我們逕直進撲鄉公所就結了。一來救馬老舅，涼半截，二來捉住鄉公所的人，持刀逼問獅子林的老婆孩子的下落；這一來一舉兩得。」

橫江蟹搖頭道：「二哥，咱別忘了這裏有勁敵呀。」於過來，低聲對鄧潮說：「二哥你看，一進鐵口，靠那邊，第五個大門，就是有便道有高塔的那一家，那里一定有會家子。昨夜我們追趕那個姓魏的，我們一直進來了，獅子林的老婆咱們求救，就是這個大門先打的羅。他們勾出好多人來，亂拋磚頭，亂喊亂叫。……」

飛蛇鄧潮聽到這裏，猛然站起來道：「甚麼？是這一個門？」橫江蟹道：「在這裏。」說着眼望牆頭，叟的竄上去，飛蛇鄧潮急忙跟上去；只有鬮海龍還留在地

上。

橫江蟹引着飛蛇鄧潮，竄上房頂。伏身房脊之後，用手一指前面，低聲說道：「二哥，你看那邊那棵大樹，樹右邊，那所高大的房子，那就是。」

鄧潮極目看去，相隔尚遠，只見忽忽一片黑影中，似在房頂上，微微閃着一點火星。原來這第五十門，就是鄧莊前副會館辛佑安的家；此時宅內宅外，戒備森嚴。飛蛇鄧潮在房脊上，望見這一片黑影，是他交給水中二霸了。水中二霸暗摸到房頂附近，因他預戒心，也未敢一直近前窺探，只遠遠瞭望了一回。看見黑影中似有聯莊會丁埋伏着，所以沒有過去。

飛蛇鄧潮和胡金良在高處，忽忽看了一下，急急竄下平地。四個人立即定計，胡金良還差半張先之鄉公所。橫江蟹却主張擒賊擒王。要先攻辛佑安的家；關海龍却要先入店房。飛蛇鄧潮濃眉一縐，說道：「哥們別亂糟了，快跟我來罷。」率衆人立刻奔回鄧所空鋪房，把自己的人都聚在一處。按名點查，三路人已到齊兩路。只有海養養七那一路人，明明見他襲入鎮內，却不知他遇見了甚麼事故，至今還沒



正是時

當下命胡金良李經。監。外頭烏。雞毛繡綉。和四。弟兄，先撒亮子。候火勢已起，立刻直攻公廨。他白。身平水中二扇。黑牯牛蔡大木，鷄寇子邱瑞，和幾個下手弟兄，仍奔會橫街大宅。飛蛇鄧潮定下毒計，要把會頭活捉住，照酷刑收拾他，要獻出獅子林的妻子。如果此處。得志，再鎗店房。

於是群試從空舖房出來，飛蛇鄧潮率衆逕忍。橫街。相離已近，不走平地，却飛身竄上隣近民房，由隣房再往這夏宅逼去。

飛蛇鄧潮溜出金背刀。分哨同伴暫伏在後，自己先行竄到東西，往夏宅院內張望。頭一回眼探時，院內本來昏黑，只有一兩處房內閃着燈光，此時宅內三四十間房舍，更有。幾處點。燈火。鄧潮眼往下一看，心說：「怪事！——忙向東面繞到北，再行。探視。」

忽然身後偏西北一帶，羅聲大震，倉郎郎的連響起來，跟着聽得吶喊之聲，飛蛇鄧潮不由一愕：也就是一展眼之際，背後房下，嘆的一聲微嘯，響導雞寇子罵瑞竟急忽忽的奔竄過來，在身後墻下，向鄧蛇打手勢，調他下來。飛蛇鄧潮正要應聲下去，突然間下面宅，忽有人聲。鄧潮忙又止步，注的下看。

只聽忽隆的一聲，走三進的大院落，由第二層院內廂房中，門開處竄出幾個人來。這幾人各拿着火亮，互真喊問：相距稍遠，鄧潮只聽見人聲，辨不出語意。一霎時，院中陸續出來十幾個壯丁，拿火把的，搬梯子的，抄兵刀的，頂門鬥的，一陣忙亂。

一片火光中，越發照得三層院中，裏外通明，有一個年青一點的壯士，穿一身短裝，光着頭，將辮子盤在脖頸上，手提一把明幌幌的鋼刀，最後從房中出來，很帶着英宋的禪氣。到得院中一站，只見他眼往西北邊一望。西北邊一帶，羅聲皇皇中，已掠空浮起一道濃煙。煙起處忽的冒起火苗來，人聲越發喧成一片了。鄧潮回頭往西北瞥了一眼，微微冷笑，曉得必是胡金良發動了。但是方位却不大對，胡良

良本說定了是在東面。這起火處却在西北。鄧潮心想：「莫非是商老七幹的？」鄧潮此時要看看院中壯士的舉動，暫不管火光。忙向牆下的同伴雞冠子鄒瑞打一手勢，教他別動。又用手一指院中，又作了個手勢。鄒瑞不句就裏，從地上一縱身，也竄上了房。幸而身法輕快，離地稍遠，沒被院中人聽出。却把鄧潮嚇了一跳，忙將鄒瑞止住。用手一比口唇，又一指院中。

院中的少年壯士指指點點，似像發令。只見他說着話，用手一指西北角，又一指上房。那個搬門門的人，把門門丟在一邊了。搬梯子的，也把梯子立在院中了。四個壯漢，被這少年派到中院上房。羅聲越發響亮，火光已經大起。內宅的女眷，出來好幾個，站正房台階上，往天空張望。正房看不見，又走過游廊，繞到南倒座，仰面尋着西北角的火光。夾雜着姨呀，愛約的聲音。有的婦女還嫌台階上看不見，竟又登上了游廊的欄桿，抱着明柱，引領張望。

忽聽一個清脆女子的口音道：「這是誰家走水呀？咱們往平台上望望去。」一言甫了，那少年壯士率因個人，已由前院走進角門，來到內院。一見這群婦女，

厲聲喝道。「全進去！這是甚麼事，還要往當院跑？」幾個婦女七言八語的不聽指揮，道。「看個失火的，又得甚麼。」那少年壯士忽一聲斷喝道。「這是賊人放的火，你當是打羅救火嗎？這是打羅聚衆拿賊！」

一個青年女人正在尋登道，要上平台。登時被那少年壯士趕逐下去，一疊一聲的把女眷逼進屋去。鄧潮身在隣舍，雖聽不清他們說話，但見女眷們進屋之後，各屋的燈火立刻全滅了。鄧潮心說。「好小子！」

這個少年壯士指點着那十幾個人，將內院外院，前門後門，都把守住。教一兩個持刀槍的，一兩個拿弓箭的，租爲一小隊。一共十幾個人。居然分成五隊，令衆人都藏在暗處。另派兩個人，速往鄉公所查問那靜。告訴先到公所，次到辛二爺家，打聽打聽去。教兩個人千萬不要聲張，不要到火場。少年親自開門，把二人送出大門。然後他自己身率四個人，就要往屋頂平台上去。

這時候，上房的燈火已滅復明，出來一個五十多歲，紳士模樣的人，顛顛多素的招呼道。「小椿，小椿，你快進來，你你你不要上房。今天這火可不對呀！」那

少年應聲道。「不要緊，爹爹，我只在房上看看。」那少年又在屋中，取出來一個皮囊，似是暗器。竟將老紳士扶回上房。他自己奮然走上平台，教四個壯漢也上了平台。又吩咐將抬槍鐵沙子火藥，樣樣裝好。只要有大批匪人走進本宅，只聽號令，立刻開槍痛擊。

全宅各院的燈火忽又全滅，全宅陷於黑暗之鄉。外面登北角却火光騰起，夾雜着濃烟，乍明乍暗。羅聲震耳，隨風送來一陣陣吶喊之聲，倍覺驚人。這少年壯士雙眼如星，時時刻刻的照顧到院內各處，和院外前後各街。却沒想到肘腋之下，已藏伏着匪人。

飛蛇鄧潮在暗中，雖未聽清他們的談話，却已看了個明明白白。心中暗笑。「好大胆的一位少年，看樣子也必定是個慣家子。獅子林的老婆孩子。保不定就窩藏在這小子家裏哩。」鄧潮等這少年走上平台，安好火槍，就刷地先退了下來。退下房脊，一拉雞冠子鄒瑞，輕々一竄，兩個人早落到平地。會着水中二霸鬪海龍和橫江蟹，與黑忙牛蔡大來等人。悄悄疾行，來到小巷中，這才低聲私議。

鄧潮道：「你們哥幾個看怎麼樣？這裡定是點兒窩藏的所在。要知山前路，須問過來人。我們要想見見對頭人，不動手是不行了。哥幾個替我看看點，我要先拾奪這個小秧子，教他先嘗嘗鄧老二金背刀，鋒利不鋒利！」

鄧潮說罷，就要轉身。雞冠子鄧瑞忙道：「舵主，你先別忙。這裏的情形，不像有獅子林老婆孩子，這裏不過是個土財主。舵主你看，西北的火勢已起。桑七爺又不知撞到哪裏去了，莫不是被驢莊會包圍，動上手了？我看咱們還是先前去有殺聲的地方看看，咱們這一回雖不是聞肥，打槍，也得要個彩頭。打不成米，再丟了口袋，我們就太栽跟頭了。況且涼半截，烏老鴨兩個倒梅鬼，也不知救出來沒有。若教我說，我們尋仇還在其次，我們先要援救自己的人才好？」

這幾句話直刺人飛蛇鄧潮的心曲，鄧潮大怒。却立時把怒火退下去，搖頭冷笑道：「不不不，桑老七跟我共事多年，手底下很有兩下子。攢兒（心眼）也來得快，我倒放心他。胡金良去到鄉公所，就是為救梁葉兩人；胡老二也是老手了，他不會撲了空頭。這裏咱們已經入了窩，就不能走空；無論如何，也得動他。你瞧我的吧。」

，我要活捉這個小秧子，從他口裏擠出實底來。」

黑忙牛蔡大來忙說：「鄧二哥，你可小心火槍，這不是鬧玩的。來，我陪二哥下去一蹓。」水中二羈道：「我也來。」這一來，倒把雞冠子鄒瑞畧了一下子，弄得很難爲情；忙急找場道：「二哥既然看准，還是我陪二哥。」

飛蛇鄧潮這個人說到就辦，毫不猶疑，遂只留黑忙牛蔡大來在外巡風，命雞冠子鄒瑞登房誘敵。飛蛇鄧潮自己一順金背刀，墊步寧腰，竄上簷頭；輕身提氣，怕採碎了屋瓦，身到房脊之後，藏好身形，再向水中二羈一作手勢：水中二羈立時也偷偷上了房。飛蛇鄧潮等人都是久經大敵的劇賊，知道這時若被少年驚覺，烏槍台桿細惹不得的。這必須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才能突然攻擊，一戰成功。

容得水中二羈，竄上平台東面隣房，鄧潮急將龐大的身軀一伏，脚尖一點，立時捷如狸貓，輕々躍到平台的西面。伏身動步，越挨越近，屏息斂氣；三個人各借牆頭房脊，隱住身形。此間的地勢，飛蛇鄧潮早已看好，落腳處，障身處，攻敵突擊處，試展身手處，一々揣度過了。然後雙目注定敵人，靜等雞冠子趨瑞發動誘敵

之策。

這時午夜昏黑，暑氣蒸人，鄧潮雖夏宅平台，不過三丈多遠，水中二巴距敵三四丈內外。那雞冠子鄒瑞奉命誘敵，却從平地上，循牆遠繞，直繞到隔街夏牆後面民房，叟的騰身上房。第一步，先看這院落的宅主的動靜；宅中悄然，內外黑暗，這毫不足慮。第二步，急找好隱身避攻之處。

這最要緊，烏槍抬桿一發出去，大片的鐵沙子，厲害非常，若被對準了，再也躲不開。然後雞冠子古量時候，從房坡上掀起一片瓦，爲自皮囊中所帶的火摺子，從管子裏拔出來。

雞冠子鄒瑞蛇行而前，身臨高處，急一長身立定。對准夏宅的平台，用足了十分腕力，一抖手，將瓦片打出去。雞冠子鄒瑞趁這一下，把火摺子一幌，忽的崛起一團火光。就在這時候，瓦片橫飛，從高下落，克叉的一聲暴響，落在平台院中。

夏宅平台上那幾個人，不覺一齊失驚。少年壯士姨了一聲道：「留神，這是有人拋的！」內中一個壯丁，忽一眼瞥見背後隣家房頭，火光一閃，忙嚷：「不好！有賊



放火了，快快開槍！」

少年壯士猛地一轉身，雙目閃閃，看見隣家房頭，人影一搖。跟着又聽自己樓院中，叭擦叭擦的響了兩次。少年急喝道：「不要慌！快看前院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平台上早已幌火繩，點火門，轟的一聲，四桿火槍不約而同，同時打出去。少年再想攔阻，那裏來得及。槍口噴吐一團火，似閃電般，照得平台上五個人面目歷歷，毫無遁形。跟着一陣濃煙火硝氣息，障目撲鼻。飛蛇鄧潮，水中二霸，一霎時如箭脫弦，跟隨槍聲，猛然一縱身，騰身躍起；由隣舍一竄再竄，早已分三路，攻上平台。

少年提刀張目留神四顧，忽見東面兩條人影走來，厲聲問道：「甚麼人？」來人未答，叱喝聲中，少平一個箭步，急截過去，擺刀就斫。想這一下將賊人斫墜牆外；那知水中二霸隨風擺柳，往兩旁一躲；斗答道：「嘿，朋友，小白龍借道！」吃的兩點寒星，迎面打來。少年喝道：「去！」急一躲，一揚手，也發出一件暗器，却立時又一刀砍去。那曉得水中二霸未到，飛蛇鄧潮的來勢尤爲兇狠，脚找平台

·身落實地，金背刀往外一展，順水推舟，猛從後面拖攻過來，刀鋒惡狠狠，橫腰截斬少年。

少年耳聰身快，猛一奪，回身側閃，抽刀換式，一個旋身，暫拋開東面勁敵水中二霸，變招爲「鳳凰展翅」，斜轉刀鋒，照鄧潮右臂斬來。一面厲聲說道：「朋友，報個萬兒來！」鄧潮怪叫道：「大爺小白龍，要會會你小辛集的能人！」兩個人在平台更道上，交起手來。

四個壯丁空托着四桿台槍，再想裝沙子發火，那裏還行？竟嚇得出聲大喊：「壞人攻上來了！」一個人就往台下飛跑送信，兩個人倉猝間，要拿台槍作兵刃。獨有一個黑大漢，百忙中抄起一桿花鎗，照賊人便扎。鄧潮回刀招架，橫江蟹趕過去，將那要下去送信的壯丁，一探子腳，而踢下去。愛約聲中，這壯丁直栽下來，動彈不得了。水中二霸乘這功夫，把平台上拿台槍的兩個壯丁，攔刀背斫倒。一個人失聲大哭：「救命呀，殺人啦！」登時間平台上只勝下少年壯士，和那一個黑大漢護院壯丁。兩個人被飛蛇鄧潮三個賊前後夾攻，陷身重圍。鬪海龍惱着壯丁們喊叫

順手掄刀，把那倒地喊殺的壯丁，照頭上猛釘一刀背，並刻不亭了。

水中二霸，肅清了平臺，讓飛陀鄧潮對那少年壯士：他兩人一擺兵刃，跳過來把那黑大漢圍住。這黑漢一條花槍，拚命亂扎，兇猛異常，却不是二霸的對手，叮那一個少年的壯士，一見賊人撲上來，情知不妙，一展手中刀，想要脫身下台，鳴鏢拒盜。只不過飛蛇鄧潮早有打算，幌金背刀，橫身擋住去路，一連三刀，刀沉力猛。少年壯士便知不敵，牙一咬，仍在拚命哭擊。飛蛇鄧潮立刻施展開九宮刀法，刀環華楞楞一響，「獅子搖頭」，「封候掛印」，「金針度線」，一刀緊似一刀。

那少年壯士，手忙腳亂，且躲閃，且招架。飛蛇鄧潮更不容緩招，一個盤旋，「飢鷹捕兔」金背刀挾一股寒風，當頭蓋下。少年壯士挺鋼刀，攢勁往外一崩。可噹一聲響，少年的刀竟磕掉。把他叮了一身冷汗，一抹身，待上房而逃：不想黑影中，雞冠子鄧瑞已竟撲來。猛孤丁被鄧瑞一個靠山背，扛了個正著：少年壯士倒栽出好遠，摔在房上面，咕碌碌一滾，就勢要想下房。被飛蛇鄧潮躍過來，一把施住，只一甩，摔到平台上。

雞冠子乘勢掄刀，照少年便觸。飛蛇鄧潮已飛竄過來，急救不迭：一展手中刃，扁刀背，手腕一坐勁，噲的正兜在雞冠子的刀鋒上。鄧潮的刀反激回去，險些撇了手，震的虎口冒火。就在這時候，又聽一聲怪叫。那個黑大漢也已被水中二霸，一個掃堂腿，一個翻手刀背，給掃下平台，咕登摔了個半死。平台已爲城人占領。雞冠子夾瑞叫道：「二哥，你真使勁，我虎口全要裂了！」飛蛇道：「你怎麼亂來，不知要留活口麼！」

少年已被摔暈了，水中二霸上前把少年接住。一剎那頃，平台下面，夏宅內外，早已亂成一片。火把高舉，人聲嘈雜：兩個人一桿抬槍，亮出好幾桿。有的開弓箭，有的持刀矛，在下面大叫：「了不得了，少當家的被賊人歹住了！」

火光影裏，飛蛇鄧潮看得分明，角門後露出三四根抬槍，抬槍口正對着平台。好飛蛇，如生龍活虎般，猛一撲，把那少年壯士劈胸抓住。少年的兩手，早被二霸倒綁。飛蛇鄧潮抓小雞似的，把少年捉到平台上，金背刀一指，往少年頭頂上一按。當此時，水中二霸每人手中一把刀，一個火摺：火摺子已然晃着，火光閃閃

，吐出光輝。雞冠子鄧端一個人，橫刀怒目，照顧後路。

飛蛇二霸正對前面，舌綻春雷，厲聲大喝：「太，下面聯莊會聽真！太爺小白龍，今天到小幸集尋訪仇人，本來與你們無干……你們敢放槍，你們只管打，你們的少莊主已入太爺掌心！你們看！」對少年道：「相好的，怎麼不言語！」又轉臉叫道：「你們敢動手！太爺先把他殺了，再把你們全家殺盡，一個不留！」

平台下的壯丁仰頭一看，飛蛇鄧潮凜若鬼神。清清楚楚的看見夏少莊主，落在賊手了。登時人心騷亂，不知所措；空有火槍，不敢燃放；如要燃放，玉石俱焚；那少年壯士，身落賊手，刀加頭頭，却不料他竟很囑強，朗然大叫道：「你們先別開槍……」對鄧潮道：「朋友，你們到底是甚麼來意！要借盤川，只管言語，我們都是武林道。你若尋仇，我和你素不相識。……」

鄧潮孔道：「我要的是獅子林的老婆孩子！你們只要交出來，咱們兩罷干戈，立刻算完。」少年道：「甚麼獅子林，我們不認識。」水中二霸急忙插言：「我們兩位朋友，落在你們手裏，你們趁早放出來。再把獅子林的老婆孩子交給我們；我

們拍腿就走，寸草不。」

少年竟不知獅子林是怎麼一回事。平台下的人却已聽明白，正要答話：忽然上房門大開，宅主夏二爺竟奔出來。這老頭子愛子心切，不聽女眷們的攔阻，沒命的搶到完中，對衆人乞喝釋兵罷戰。他自己敞着衣襟，獨對平台，大睜眼叫道：「椿兒·椿兒！」少年壯士吃了一驚，忙應了一聲。

夏二爺畧畧寬心，急對飛蛇鄧潮叫道：「道上的朋友，你們找的不是昨天逃難來的那可男一女一個子孩麼！」鄧潮切齒道：「老子要的正是他們三條狗命！你們只要交出來，我們好打好散；我一定把你們少莊主好好放還，毛髮不傷。傷了他，算我姓，小白龍 是人！」

夏二爺沒口 答道：「諸位好漢，那三口不在我們這裏，他們跟我們無干！我們這裏姓夏，你 姓辛的去，是姓辛的窩藏他們，沒有我們這裏的事。你們那兩位朋友，現在聯莊 公所裏押着哩。你放了我們少莊主，我們就放你們的人，兩個換一個·朋友，咱們那裏都交朋友，我們聯莊會就是守望相助，不管別的事！」

夏二爺索日膽小；此時敞胸露肚，只披小衫，兩眼急得通紅，竟不要命的與強人對面答話。院內外的壯丁，所有兵刃火槍全被他一喝着放下。只求釋放他的兒子，賊人要甚麼，他督肯給。

少莊主夏少椿雖落賊手，本甚倔強。不想一見他父出來，爺倆三個夫計，豈不都落在賊人手裏了！心中一着急，又一陣心酸，不禁掉下淚來。在台上扯項對鄧潮，抖抖的說道：「朋友，你們的來意，我明白了。我可以陪，要我去。我一定把你們那兩朋友要出來。獅子林的家眷是姓辛的事，我們不曉得，你們自己找他去。我可以陪着你們走下平台；大丈夫一言爲定，我們決不會暗算你們。至於我，殺副存留，一聽你的便。你是光棍，只別傷害沒本領的人，我至死承情。」

飛蛇鄧潮道：「好，小夥兒是條漢子！太爺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自會找對頭算賬去，何不替你們。現在你陪我辛苦一回，把我們的人弄出來。」

少年壯士夏少椿一而和飛蛇對答，一面不斷的眼票着下面。此時聽鄧潮說得如此堂皇，立刻答道：「朋友，你既然不傷害我；你容我回下面交派兩句話，咱們就

走。」說着轉身移動，要往平台邊上奏：水中二霸和雞冠子鄒瑞，三把刀齊展，把少年擋住。向鄧潮道：「當家的，終日打雁，別教雁啄了眼哪。不教他滑了，咱可栽不起。」飛蛇鄧潮黑黑的冷笑了兩聲，道：「沒有金鋼鑽，不攪碎磁器。」向少年一揮手道：「誇說吧，去爺不信條逃條。」

夏少椿不再答話，站在平台上，向院三中說道：「你們千萬不要亂動，這來的都是外場朋友，我陪他們到鄉公所去一回。你們只把燈挑起來，兵刀抬槍全撤下去：你們只可守院子，不要出來。告訴老當家的。老老實實在家睡覺，千萬不要跟尋我。辛二爺那裏，你們，，不要知會他。」說着兩眼看定他父夏二爺。未兩句大有深意。

下面的夏二爺無可奈何，急命壯丁撤下來，後院全空了。少椿又命人，開了後院的街門。然後對鄧潮說道：「朋友請吧。我給你領路，走後門，奔鄉公所。」遂一則身，虛探了探。

少年一言一動，橫江蟹，門海龍，雞冠子鄒瑞等，都提神監防着。人人手中都



暗藏有暗辛；看這少年只，一逃，抖手便是一。這少年壯士却沒有打算逃走。他的眼力尖，早看見鄧潮手中，也有一件暗器。

少年正要引路往下走，鄧潮怒道：「且慢。」大聲向台下叫道：「那位老者聽著！你一定是宅主，告訴你，我們不想綁票，你別駭怕。你兒子在我手心，我決不走他；可不許你輕舉妄動。我們現在就去要人去；要得出來，好好的還你一箇兒子。」突然一探身，向少年一撲，把少年往肋下一挾，喝一聲：「走！」竟不走平台，磴道，仍從房上，一頭躍到院外去，迅疾無比，出人意外。水中二霸跟雞冠子，立刻跟從也跳下來。

夏二爺目瞪口呆，大喊着，沒命的便往後門跑。黑影中，奔來一個黑大漢，便是黑亡牛蔡大來：凶神似的橫刀一擋，大喝道：「滾回去！」那一邊，聽他兒子夏少椿，也大聲叫道：「你們別跟我，快快回去呀！」一面聲音顛頓，竟與賊人沒入黑影中去了。夏二爺被黑亡牛一掌打入院內，栽倒在地上。

鄧潮活捉着聯莊會會頭兒子夏少椿，奔出十數丈，這才放下他，說道：「朋友

·對不住！我們身入虎口，不得不然。現在你快領我去。」夏少椿冷笑道：「朋友，你也太不放心我們了。咱們走，鄉公所往這邊一拐。」鄧潮道：「住，我不先到鄉公所。相好的，你先領我到姓辛的那小子家裏去，你得替我詐開門。你只要給我詐開門，把獅子林的老婆孩子尋着，我不但決不加害，立刻把你放了。我還要感謝你，日後必有補報。」

少年壯士夏少椿牙咬得亂響，半晌道：「我就陪你乍門去。乍開乍不開，那可是碰機會。你就砍了我，我認命，你可別教我零受。」鄧潮怪笑道：「那也犯不上。你只不玩花活，我總對得過你。」

鄧潮率水中二霸，雞冠子，黑亡牛，押着夏少椿，直奔小辛集南鎮口，聯莊會副會頭辛佑安之家。夏少椿依然倒綁二臂，山群。押着，任他自己走。

不一時已到地方。飛蛇鄧潮嘆了一聲。只見這一所大宅，又不是先頭初查勘時的景象了。院前後，街南北把守的人，已然一個也沒有了；圍着辛宅却有一片燈光。這燈光竟是由高牆更道內，探出來很長的竹竿，上懸燈籠，直垂下來，光明照耀

把牆外的夾道暗隅，都照得毛髮畢現，物無循形。可是牆上頭平台更道，黑忽忽一片，一點光也沒有；也就是院內的虛實，從外面一點也看不透。賊人襲入小辛集西北角，及夏家宅內進去賊人的情報，辛氏兄弟已然全曉得了。

飛蛇鄧潮逼着夏少椿，前來詐門，燈影中鷄冠子鄒瑞詐裝莊丁，陪伴夏少椿，走到辛佑安大門前，飛蛇鄧潮和水中二霸稍々落後，潛藏在暗隅。將近辛宅，突然聽更道上有人厲聲喝道：「站住，開槍了！」燈光一閃，露出來兩桿抬鎗，和一個老頭。但是燈光又一閃不見了，上面還是黑洞洞的。鄧潮大驚，暗推夏少椿叫門。飛蛇鄧潮一怒，叟的竄上，一家民房，到最高處，遙探辛宅內佈置的内情，却已看不出來了。前後院黑忽忽，連半點燈光也沒有；不但辛宅如此，連四外隣舍也一樣。只聽夏少椿猛然發言，大聲叫門道：「喂，辛二叔是我！我是夏少椿，我父親請你老人家答話，江湖道上的朋友，小白龍白老英雄，上咱們小辛集，尋找獅子林來了。你老人家快獅子林交出來，就沒有咱們小辛集的事了。」

更道上，一個蒼老的喉龍答道：「是夏少爺麼？辛二爺沒在家，你找他往鄉公所

找去吧，他們到西北角救火去了。獅子林是誰呀？我們這裏不知道。」

答的話不得要領，鄒瑞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只催夏少椿快教辛家開門，夏少椿被逼無奈，又復叫道：「辛二叔沒在家麼？你，你，你們開開門，讓我進去。」說出來的聲音，忽然另變了一種腔調，好像害怕似的。

房上的老頭子叫道：「夏少爺，你呀，你等一會。……我就給你開門。」夏少椿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你你，……你是誰呀？你給我開門麼？」被雞冠子狠狠的搗了一下。夏少椿只得說道：「快點吧。」

房上說：「我就下去，門全鎖了；前門後門全鎖了，等我找鑰匙去。辛二爺沒在家，他上鄉公所去了，由那裏奔西北角救火去了。你等着，我就下去。……你身旁那是誰呀？夏少爺，你看那邊黑影，那是誰呀？」

鄒瑞不言語，只低催夏少椿。夏少椿道：「這是做活的。我們家裏現在來了朋友，你快開門，那邊黑影那不是人。」

半響，上邊不言語，直等了好久的功夫，鄒瑞叫夏少椿再催，房上竟沒有人回

答，竟這麼耗起來了。

鄒瑞猛然醒悟，不由大怒，忽然，那一邊人影一閃，飛蛇鄧潮已然低吹口唇作响，用另一種聲調，催鄒瑞快退。鄒瑞再逼夏少椿，再對房上遞了幾句話，道：「我們免不進去了，我們上鄉公所，找辛二叔去了。」兩個人退到黑暗處。這時候殺聲震耳，羅聲皇々；，那邊鄉公所已然打起來了。

飛蛇鄧潮怒目圓睜，把夏少椿揪到黑影中，吧吧打了兩個嘴巴，罵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給太爺慢事！」夏少椿口鼻噴火叫道：「朋友，殺割存留全在你，你怎麼挫辱我！我怎麼慢你的事了？」鄧潮罵道：「有你的快活！你剛才那是怎麼說話，你豈敢當着太爺搗鬼！告訴你，這回你快跟我叫鄉公所的門去。只要你不把我們的兩個人，和獅子林的家眷交出來，我不但要你的狗命，還要你一家男女老少的腦袋！小免蛋，你跟我搗鬼！」

飛蛇鄧潮暴跳如雷，向夏少椿一疊聲怒吼。夏少椿的生死已在飛蛇掌握中；若不是還有用他處，只怕三尺青鋒，早斫在夏少椿的脖頸上，夏少椿也不告饒，也不

退縮；叫他走，他就走。立刻來到前街，前街上喊殺叫罵之聲越大。夏少椿禁不住心頭突突跳個不住；順着街道看，鄉公所附近火光閃爍，人聲吶喊，把銅羅打得響成一片。原來鄉公所內，由辛佑安指揮着，已經和賊黨降龍木胡金良等衝突起來。飛蛇鄧潮怒催水中二霸，挾著肉票快走。二霸更不答話，左右挾持着夏少椿，狂奔鄉公所而來，越走越近，火光中已看見不少的聯莊會丁，在房脊上，裏道內站滿，青頭路隅，隱隱綽綽，也是人影亂竄。

鄧潮一擺手中刀，剛往前一縱身；嗖的一條黑影，疾如飛鳥，由房上下來；一柄鋼刀明晃晃的隨着往下一落。飛蛇忙一收式，右腳往後一撤，把身勢一閃；左手按刀背做勢，才待細辨來人。這人的身形一落，口中似說了句甚麼。就在這當口；那邊「轟！轟！」連發了兩火鎗。飛蛇斗然喝了聲：「好，你先來送死！」挺身而進，一展腕子，「夜叉探海」，金背刀照來人的小腹便扎。這人用刀往外一封，大聲急讓：「鄧二哥，是我，是我。」

飛蛇這時才辨出聲音，來者正是紀花臉紀長勝。鄧潮已預備進步換招，這時急

將肩往回一撤。立刻問。「怎麼樣？栽了麼？」紀花臉道：「沒栽，可是札手的厲害。鄧二哥，今夜咱不下絕情，這場事大約完不了！」

飛蛇鄧潮冷笑一聲：「沒想到小辛集，真敢跟咱們這麼招呼！老紀，我們不給他個利害，他決不肯痛快交人。可是的，胡金良呢？」一扭頭，看了看水中二霸挾持着的夏少椿，復向紀花臉道：「那姓辛的會頭可在這裏麼？老紀，我捉了一個秧子。」紀花臉道：「秧子在那裏？」一眼看見夏少椿，不由大喜道：「還是二哥！」又道：「跟咱們拚死支持的就是那姓辛的，他現在鄉公所裏面，胡金良二哥正跟他較勁哩。」鄧潮道：「好！我正要會會這姓辛的！」說到這裏，把金背刀反交左手，倒提着，闖向前去。

這時胡金良親率着一班弟兄，正在瘋狂似的要硬闖鄉公所。只是鄉公所的大牆上，已竟安排下好幾桿抬鎗，十幾名箭手；賊人只要往上一欺，不是抬桿轟，就是飛箭射，群賊竟無計可施，只圍着鄉公所亂轉，總是打不開進去的路。但鄉公所的裏丁，有一小隊留住外面，分佈在附近民房上，竟跟賊黨交上了手；鄉公所牆上的

抬鎗不敢亂發，要不然這一群賊黨更無法進身。鄧潮竄在前面，喝令群賊退後，抬頭向劍公所房上一照，即令黨羽齊聲大喊道：「歹，我們蛇主小白龍，請你們小辛集的會頭客話」

鄉公所更道上一陣騷動，突有一個人探身露頭，接聲答話道：「喂，我就是本鎮的會頭。朋友，你率衆到我們小辛集，放火殺人，到底要怎樣？你們誰是領袖，誰是小白龍？請你們報個萬兒來。我姓辛的也好認識認識這個朋友。」

飛蛇鄧潮已竄到鄉公所對面房上；黑忙牛蔡大來，雞冠子鄧端，分伏在後邊，保着鄧潮的後路，以防暗算；水中二霸和紀花臉，押定夏少椿，藏在街旁小巷拐角處，靜聽首領的號令。飛蛇鄧潮於火光中注視對面，只見這辛佑安一長身，亮出上半截身子來，短衫敞懷，手提兵刃，昂然望這邊看，旁邊還有一個矮身量的壯年人，是隣村的壯士錢介屨。更道上人影閃動，藏着許多聯莊會丁。羣盜互相囑告：這最要提防的是火鎗抬桿，須防他突然開鎗，攻己不備。

強敵抵面，四目相對。飛蛇鄧潮利聲道：「你就是姓辛的，很好，我找的就是



你！你問我們首領麼？好漢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太爺就是兩湖的小白龍！……」  
辛右安道：「夷，你是小白龍？」

飛蛇鄧潮不拾這個話，却叫道：「小白龍仗義游俠，一向是恩怨分明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你們小辛集團練鄉勇，守望相助，本來與我們無干，但是，你們最不該倚仗着聯莊會的人多勢衆，來管閑事，把太爺的仇人獅子林凶老婆孩子窩藏起來。你却不懂得太爺和這獅子林仇深似海，有着三劍十五年的交道。太爺眼看探囊取物，把她們三口拿住了；你們却偏來多事，橫插一腿，把她們救下來。你們更不該把我們尚道的兩個弟兄也扣留下來，姓辛的，光棍眼裏不插棒，太爺最講究的就是恩怨二字！姓辛的，繫鈴解鈴全在你，你只要把我們三個仇人，兩個朋友乖乖的交出來，辛莊主，萍水何處不相逢，山高水長，知情感情，我……小白龍遲早必有重報。你要是持強倚衆，不肯夜出人來，嘿，姓辛的，你有本領，你可是有家有業！」

鄧飛蛇把金背刀一彈，續說道：「相好的，再不然你有本領走下來，陪太爺走。」

上三招兩式。你若是勝得過我這把刀，大爺我拍腿就走，立刻算完。『妄想着你們人數多，有抬鎗火器，你妄想跟太爺鬪。』哼，朋友，太爺若，把你小辛集燻成一片焦土，把你們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一個個斬盡殺絕，雞犬不留，埋算我小白龍說大話，吓嚇鬼！太爺口說無憑，喂，姓辛的朋友，我先給你看個傍樣！」

飛蛇鄧潮立刻利聲喝了一聲：『抓過來！』登時間，水中二霸橫江蟹，霸海龍，總角轉出來，把夏少椿架到聯莊會燈火所及處。二霸齊聲叫道：『相好的，你看這是誰！』

夏少椿倒剪二臂被脫出來，鄉公所更道上的人募地一驚。更有一人失聲喊叫道：『暖叻，小椿呀！』夏少椿急回頭看時，登時一陣悲楚。更道上除了辛右安，錢介塵，又鑽出來一個五十來歲的胖子，呼呼的喘息聲音，連夏少椿也都聽見，這正是他父夏莊主。爲救愛子，誓不顧身，將家財搜索了一大包，沒命的率人若到公所來求救。他要破產取贖，又想用武力財力，雙管齊下，把少椿救回。

不想她才到公所，賊已潛從背後掩來，那聯莊會副會頭辛右安，遙望西北火起

，早派三弟辛佑平，偕二陶，引會衆，馳往救火拿賊。又料到賊黨救友尋仇。必遣大隊來擾；便挺身留守，把排槍架在平台上，所門裏。和友人錢介塵，藏在更道內，瞭望遠近，聽候動靜。

於是噩耗頻來！初報賊襲夏宅，續報少椿被擒，三報夏莊主喘息着奔來叫門。欲待不開門，夏莊主狂喊哭罵；方才開了門，賊黨支的一聲胡哨，乘隙猛襲過來。

幸虧有備，辛佑平厲喝一聲：「開槍！」轟然大震了一聲，火藥濃煙過處，賊人狼狽撤退下去。公所的門已開復關，夏莊主到底擁進來，却已面無人色；所帶的人只進來一半，竟害得鄉公所險些失守。

羣盜仍不甘心。降龍木胡金良率羣賊，紛紛的躍上狹巷隣房；一聲不響，二番進襲。只見人影頭人一幌，錢介塵大喝道：「開槍！」火光一閃，轟的一震，却打了一個空。羣盜突煙闖上來。「開槍，開槍！」平台上喊成一片；辛佑安早將弓箭取過來，嗖的一下，當先一賊一頭栽下去。大抬桿又轟然的連響數聲，賊人沒命的跳下牆頭。

胡金良大怒，第三番結隊，分派開，往四面環攻上來。辛佑安，錢介塵拚命拒戰，賊終不得逞；反倒陣亡了兩個賊，傷了一個賊。於是飛蛇如飛的奔到公所來。

當下，飛蛇鄧潮昂然立在鄉公所對面房上，聲勢咄咄，向辛佑安索娶三仇二友。辛佑安連聲冷笑，自恃布置周密，料賊黨的支爾，不過乘夜縱火；一到天明，不用趕他，他們也得自己溜跑，因此並不怕鄧潮威吓的話。但是夏少椿落在賊人手中，心中究竟有些疑慮。

那正會頭夏二爺更是驚慌，未容辛佑安發話，他就顛顛的叫道：「小白龍白龍主！你們找仇人，我姓夏的和你無仇啊！你把我的兒子捆去做甚麼？你不是要你的朋友麼？你不是尋甚麼獅子林麼？我們都獻給你，你只要放了我兒。……」便催衆人快快把烏老鴉涼半截，鬆開釋放。副會頭辛佑安一把將夏二爺扯住，往後用力一拉，道：「夏二爺，你別做事糊塗。……」夏二爺把眼睛一瞪，雙手亂推辛佑安，頓脚道：「你不知道你侄子的命，現在人家什麼心麼？你你你不知道我就他一個麼？」

辛佑安用沉着的語調說道：「二哥，你不要心亂，你要顧全大局！少椿的性命由我担保。你不要在匪耶面前不怯，你教他拿捏住了，更壞！二哥你聽我的罷！」厲聲叫道：「太，對面小白龍白舵主聽着！我小辛集是不受威吓的……」

一聲甫了，夏二爺老淚縱橫的說道：「辛二弟，你沒見少椿教他們收拾的那樣麼？自己的肉，誰不心疼？我不管你們，我一定要把白天拿的兩個賊跟他們換；兩個換一個，不就把我兒換回來了？」辛佑安道：「二哥，咱們一定跟他們走馬換將，可是得對付好了，別上了賊人的當。二哥，你先沉住氣。」

錢介塵等也忙勸夏二爺忍痛顧全大局，低聲道：「二哥，你不要往下看，越看越心亂。這件事你交給辛二哥辦，一定把少椿救回來。你千萬別說輸氣的話，那一來賊人更是要挾得利害了。二哥是明白人，你不過是蒙住了。」

夏二爺拭淚嗚咽。他們在鄉公所更道上。鬧此內亂來，早已被飛蛇鄧潮看在眼內。立刻大聲催促道：「太，小辛集的會頭，太爺說的話，你們是依不依？趁早說，趕快辦，太爺沒有閒功夫跟你泡！我說併肩子，亮一手給他們看！」

那辛佑安已看了個明明白白，怒目圓睜的叫道：「小白龍，你是甚麼人物？你就斫了姓夏的小孩子，又當得了甚麼？相好的，你少玩這一套，你不怕教姓夏的小孩子笑掉大牙？你不是要拿姓夏的小孩，換你的三仇二友麼？你要願講和，你把姓夏的孩子先放開；我自自然教你趁心如願，只怕你沒存這份胆量！」

飛蛇鄧潮紫黯色的面孔上，泛起一片羞雲。突從羞愧轉成激怒，道：「姓辛的，你說出天花來，老子不聽那一套。你不把我的二友三仇放出來，我決不把這個秧子輕饒。告訴你，太爺還是沒功夫跟你多耗！我限你立時獻出來，若要不然，我把姓夏的胳膊先卸下一隻來還你。」說吧，刷的竄下房來，金背刀一揮，抓住夏少椿；就要掄刀斫臂。

這一來，鄉公所更道上登時騷亂，夏二爺恨不得一頭跳下來，替兒子死，沒命的向辛佑安撞頭，又向飛蛇鄧潮沒口的喊叫。

辛佑安急命好友錢介塵，把夏二爺抱住。他也激怒起來，吩咐把抬槍亮出，自己握定一桿；也把烏老鴉涼半截，倒剪着押上來，都堵住咀，不教他聲喊。使用燈

一照，么喝道：「小白龍！告訴你，你敢傷夏少椿一根毫毛，二太爺不把你們轟了。算是不是人！你莫道傷了夏少椿，可以嚇住我們，嘿嘿，你會傷我的人，我也會傷你的人！」却將指槍一放，也偷刀背，吧吧吧，照梁葉二賊，連拍數下道：「你只管斫！你斫我們一隻胳膊，我砍你兩隻。相好的，咱們看看誰合算！」

辛佑安毫不示弱，却是鄧飛蛇氣了個半死。怪吼一聲，偷金背刀，撲到夏少椿面前，惡狠狠舉刀待下。夏少椿把眼一張道：「你斫！」橫江蟹連忙攔住，仰面大叫：「姓夏的，你要你的兒子不要？」辛佑安也叫道：「小白龍，你要你的夥伴不要？」雙方針鋒相對，不得開交。

錢介塵忙接聲道：「小白龍的朋友們，你們可看清楚：你們的頭子就這樣對付朋友！不管救朋友，只管尋仇人，這叫甚麼江湖道？」

看見橫江蟹攔住了鄧潮，口中曉曉，似有辯論。錢介塵忙給加上幾句挑撥話。跟着又叫道：「小白龍，告訴你，我們守望相助，賊不犯我，我不剿賊。你們無故鬧到我們鎮上來，不是我小辛集無理。你只要把夏少椿放了，相好的，咱們好打好

散。我們立時把你的兩個朋友放出來：兩個換一個，你不算吃虧。你要想來硬的，哼，我們小辛集不吃這個！」

飛蛇鄧潮狂叫道：「姓辛的，我要的是獅子林老婆孩子，和那個姓魏的！他們是老子的仇人，十五年三劍的仇人，你不給我，我老子把命拚給你，決不含糊！」辛佑安冷笑道：「你要並命，我的命也不格外值錢。你要救你的朋友，我却要救我的鄉親。你還想要獅子林的老婆孩子麼，實告訴你說吧，你一步來遲，他們早走了。……」

飛蛇鄧潮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！」辛佑安道：「朋友別帶張字！老實告訴你，姓林的老婆孩子，不錯，曾逃到我們小辛集來，這與夏家父子無干。是我姓辛的念在江湖一脈上，收留了他們一夜。我在下和獅子林素無一面之識，我不過看她們孤兒寡母可憐，是我把他們放走。相好的，你要識相，你把少椿解放了，我們把你的兩個朋友解放了，兩個換一個，公公道道，這是你上算，面子又好看。江湖道上的事，將來說不定誰用着誰。你要找獅子林的妻子，他們早已離開小辛集了：你有本



既要報仇，你自己赶快追尋去。別在這里瞎麻煩！」

兩下裏相持不下：飛蛇鄂潮尤其着急，惟恐中了聯莊會的綴兵計。一狠心，便要並却二同伴，刺死夏少椿，教聯莊會兩個會首自起內亂；他便率衆焚殺小辛集，以洩深忿。只是復一想，這不帶顯了錢介塵挑撥的話，怕招得同伴寒心。倘或有人說：「當家的，只顧尋仇，別忘了救友啊！」這可怎麼受得？

鄂飛蛇委決不下，暴跳如雷，持着刀，對准夏少椿，比了又比。夏二爺一見這情形，就瘋了似的，恨不得一頭跳下來，與愛子共命；把全副怨恨都種在辛佑安身上，向辛佑安大鬧。辛佑安左右爲難，也是不得開交。這越弄成江局了！

但是，事情突然一變，竟急轉直下。後街上胡哨連響，數條黑影奔尋過來。雞子鄒瑞迎上去一看：原來是海燕桑七在西北角放火得手，把藏伏鎮外的人都引入進攻。忽聽說北面鎮口外，有一輛車奔馳投暗而去。海燕桑七忙忙的率衆奔逐下去，又急命開花砲馬鴻賓等，給飛蛇送信。」

飛蛇大喜，忙忙的問明，立時變計求和。曳的跳上房，向辛佑安叫道：「姓辛

的，拿姓夏的一個秧子，換我輩們個夥計，就算依你。獅子林的妻子，你到底把他窩藏在那裏。你趁早說出來，太爺自己找去。你要是欺騙我，——哼，你可是有家有業，溜不了，躲不開的！」

辛佑安大笑道：「好漢說話，有一句算一句，我說獅子林的老婆孩子沒在這裏，一定沒在這裏。他們早走了！——」黑忙牛在旁叫道：「相好的，你一定把他們藏在別處了。」辛佑安道：「我和他非親非故，我藏他們做什麼。我們起初收他們，只像搭救逃難的難民一樣。我也不瞞你，他們逃出小辛集，往西北去了。你們有本領，自己快追去。我們犯不上永遠窩藏他們，跟你們結仇。——」

飛蛇鄧潮暗想：這和海燕桑七報來的話正好對景；當下提出走馬換將的辦法。先由聯莊會把烏老鴉解了綁，從更道上繫上來；然後又要換夏少椿和涼半截了。飛蛇鄧潮突然不放心，要辛佑安先放他的人。他恐辛佑安換了人之後，再放抬槍轟擊他們。辛佑安拍胸起誓道：「朋友，你太小看人了：你只要不擾害我們，我們犯不上跟你們作對。」

雙方互相提防着，開始換末一對。更道上的聯莊會全撤退下去，羣盜也往後退。鄉公所押着涼半截，開了公所旁門，用長繩拴着他；賊人那邊，也用飛索繫着夏少椿，藏在小巷。放風爭似的，把兩個人放出來，放在街心。辛佑安和鄧潮飛蛇都站在高處防備着。走馬換將式，雙方喊了一聲，牽繩的人把繩一鬆，夏少椿和涼半截擦肩奔過自己這邊去。

涼半截奔入小巷，向黑忙牛叫道：「丟人，丟人」夏少椿直奔入鄉公所街門以內；夏二爺撲過來一把抱住。雖僅一頓飯時，恍如隔世父子二人幾乎失聲痛哭出來。兩邊的俘虜都沒有受暗傷；飛蛇鄧潮這才向辛佑安叫道：「朋友，在下小白龍承情了。咱們後會有期！我一定往西北搜去。搜得著，咱們兩罷下火；搜不着，咱們還有見面的日子！」說吧，一聲呼哨，率衆退出。水中二霸當先開路，飛蛇鄧潮與降龍木胡金良，橫刀斷後；擁護著涼半截，烏老鴉，窠房越脊，倏高忽低；來似一窩蜂，去如風掃葉，一展眼退淨。

夏二爺容得兒子生還，賊人撤退，直着頸子罵道：「好賊！：喂，快開槍轟他

們！」一柔聲催會丁開火，辛佑安錢介塵連忙攔住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！」夏二爺只是氣不出，雖因辛佑安沉着應付，把夏少椿換回，他到底惱着辛佑安，以爲漠視別人的骨肉。夏少椿却明白，抱住父親道：「爹爹算了吧。咱們有身家的人，這些東西是亡命徒，跟他們結仇不是事你老看。我這不是一點也沒有傷。好好的回來了嗎。」

夏二爺眼望着黑影，喃喃的怒罵。拍着兒子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上陣還是父子兵，外人誰管呀！」說得幸佑安老大不痛快，却也不好接確。只得說道：「二哥，不是我心很，拿着別人骨肉不當事。無奈賊人意在要挾，我們越對付他。他們越來勁。二哥你是心疼沒想開，少椿你可明白。老問問你。我答對的話究竟對不對？」

夏少椿陪笑道：「二叔別過意，我爹爹氣糊塗了。二叔看我罷，現在還是辨善後要緊，二叔你快回家看看去吧，賊人可是押着我。到你家裏去了一回。賊人逼我詐門，二叔你別怪我嘴直，賊人可是單衝着二叔來的，跟我們父子無干。賊人口口聲聲說二叔把獅子林的老婆孩子藏起來了。我們父子吃的是掛落，似乎冤點，也難怪我爹爹着急。」說着，笑了一聲。

辛佑安轟地耳根發燒，倒教小孩子給了幾句，真是那裏的晦氣！剛要還言，夏二爺半響沒開口，忽然問道：「對呀，我說辛二弟，你把那個獅子林的三口藏在甚麼地方了？險些爲了人家，把自己人饒在裏頭。誰教我只少椿這麼一個來，我要有三男一女，教賊綁了去，我也不心疼。」

辛佑安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籍他們做甚麼？那個小孩是黑鷹程岳程老英雄的外孫，那個女子就是程老英雄的侄女。這三口相要從咱們手裏，被賊人要出去，嗚呼，人家程家怕不告咱個通匪罪兒！好在這三口奔馬頭村去了，我也沒有藏他們；二哥願意獻出來，可以給他們送個信去。」夏二爺道：「你怎麼給賊送信！」夏少椿忙過來，一併倒氣，道：「爲了得子，就教他去了，快快回家吧。咱爺倆儘在這裏，寧真我娘和我媳婦還不知怎麼着急哩。辛二叔，你費心料理吧，我爹心亂了，他也不行。」

辛佑安氣得面目更色，還要說話，那錢介廉連忙推勸道：「二哥少說兩句，辦正事要緊。」辛佑安忍了又忍，這才登高一望：黑忽忽看不見甚麼，只聽西北一陣

大吠，猜想賊人全夥果奔西北去了。辛佑安下了更道，率領聯莊會丁，挑燈持兵，急到各處巡哨了一遍。在各要道增人安崗，直到天色將明，然後收隊回家。

到了家門口，陶老英雄藏在更道上，先周明，又看清，這才開門，辛佑安動問：「賊人沒到家裏鬧麼？」陶老英雄道：「哼，也够看的。老二你不知道，賊人架着夏家小樁子，來到咱們這裏作門來了。你想我豈肯上他的當？」

辛佑安愕然，剛才夏少樁曾說到作門的話，在氣頭上，並沒聽清。此時急忙詰問情由？陶老英雄答道：「沒事了，你別着急。是幾個賊押着夏小樁子，到這裏來拍門找你。這個夏少樁別看年紀輕，倒有種，賊人拿手叉子比劃着他，逼他作門：好小子竟敢當著賊要花招，小夥子真不含忽，其實他就不說，我也看得出來。他兩這胳膊明明齊肘綁着條繩哩；笨賊只當我看不見，真他娘的屎蛋。教我冤了他一頓隻的。」辛佑安道：「你老怎麼冤他們了？」陶老師傳將鬚笑說：「我老頭子裝傻，只跟他耗，磨磨會々找所匙，嘿々，到底把免蚤們耗跑了。武戲文唱，你沒在這道，有意思極了。現在外邊怎麼樣了，賊人都退了麼？」

辛佑安道：「別提了，你老人家倒高興，你不知我教夏老二羅皂了一大頓」陶老英雄道「他羅皂你作甚麼」辛佑安道：「他兒子教賊邦去，他就託上我嫌我不跟他一塊洩氣他還抱怨我，不該收留獅子林」說着坐下來，拭汗問道「咱們先說以後的罷：老師傳你看賊人還來不來？……還有你老辨的那事怎麼樣了？不致有閃錯吧」

陶成澤將鬚笑道：「賊來不來可難說，反正賊子們得上我一個當。我教小婿小女專辦這一件，又有宴揚初宴老四幫忙，沿道上又有人接應，管保沒有錯。你擎好罷，明天下半響，進能聽見回信。」

辛佑安點頭稱是，陶成澤又道：「這個小白龍氣餒好凶，真得防備她撲空上當，再來第二回。」辛佑安道：「我們只防備明天：我已經報官請兵，我算計著不出三天，就有官兵來到。」陶成澤放低聲音，把手指伸出三個道：「他們呢？」辛佑安搖頭道：「禁聲！夏二爺正爲這個跟我鬧。現在咱們不要殺困賊人的眼目，就連聯莊會也得瞞著他們了。咳！作好人真難。獅子林是死了，咱們這番苦，有誰知道？」陶成澤用手一指上空道：「天知道！二爺，咱們就求對得起自己的良心！」

扶危救孤，是大丈夫的本等！」於是辛佑安不遑寧處，又和陶成澤忙着安排起來。

那一邊，飛蛇鄧潮率衆退出小辛集，如飛的先撲到一片柳林下，預遣同黨吹胡哨，繞鎮口，把攻莊瞭哨的人都聚龍來。先慰問涼半截，烏老鴉，梁葉二賊都被擒之後，沒受刑傷，然後鄧潮蛇拉着開花砲馬鴻賓，盤問她巡風見車的詳情。開花砲竟說：這輛車不是由小辛集北口闖出來的，乃從一個不知名的小村孔出來的；也並非開花砲親眼得見，只是巡風小夥計瞭見的。鄧潮蛇忙問：「車中人是男，是女，可是三個點子嗎？」開花砲怔然答道，「真不知。不知小夥計怎麼告訴奔七爺的：：可是我想這一定有譜：要不然，桑七爺斷不會丟下攻莊的事追出來。」

飛蛇咳了一聲，道：「馬爺，你怎麼就不細問問？這是模糊的事麼？」馬鴻賓青筋直暴，佛然道：「二哥倒說的好聽，你就不知當時那有問的空！我們放火得手，聯莊會四五十人趕來救火，我們就打起來。踩盤的一報信，桑七爺抽身便退，拔腿就追。忙忙切切的，催我給你送信。二哥，你叫我怎麼細問？我可怎能細問？」

鄧潮一想也對。一時情慍，又得罪朋友了。忙拉着開花砲的手，連連陪禮。黑



忙牛道：「自己哥們沒說的，二哥，咱們還追罷？」開花砲道：「追不追的，大主意二哥拿。」橫江蟹推她一把，道：「得了，馬爺。」

飛蛇鄧潮急忙沙在高處，向西北角一望。黑影沉沉，一點甚麼也看不見；却隱隱聽得羣狗犬聲。想而又想，小辛集說獅子林的妻子奔西北逃去，海燕大已奔西北追去。海燕子是老手了，決不會幹沒影的事。一頓足道：「咱就往西北追。追不上，回來再跟小辛集算帳。」把現有的人全集聚來，分三分之一，仍在小辛集埋伏，親率着胡金良，黑忙牛，水中二霸，九頭烏，雞冠子等，決計前追。

### 第十九章 尋仇客岐路亡

「獅子林的老婆孩子往西北逃去了。」小辛集的人這麼說，巡風的同黨也這麼說。飛蛇鄧潮遙望西北濃影，略一沉吟，決然說道：「追，就先往西北追！」海燕桑七雖已急蹣下去，飛蛇還小放心，要親自率衆追趕。就在林邊查點人數，同伴只有十幾個人在身邊，其餘的人分散到各處去了。黑莽牛道：「那些同伴怎麼樣？」

「鄧潮道，「咱們一面先追，一面聚人後趕。這一回再放走了獅子林的老婆孩子，我簡直不成人了。有咱們哥幾個，還殺不了她們麼？」

飛蛇鄧潮打着胡消，圍繞小辛集，又尋喚出幾個巡風的人來。復命兩個同伴，到各處送信，把人聚合來。分咐她們，留幾個人看守小辛集，再打發幾個人，到磚窰把鏢打邱良殺了。然後聚齊了，同北趨西。遂親率降龍木胡金良，黑莽牛蔡大來，開花砲馬鴻賓，和水中二霸，九頭烏趙德朋，紀花臉紀長勝，雞冠子鄒瑞。這幾個脚程快，式功好的人，先往西北追去。

鄧潮不顧勞累，望風撲影趕出一段路。後面同黨忽又追上人來。連吹胡消，催鄧潮速回。却是有人在小辛集東南鄉村，瞥見一輛車，從村中竄出，往東落荒逃去。已經分人追下去了，問鄧潮究竟該追那一面，鄧潮愕然，愣了愣，朶脚道，「又不准知那一面是點只子得奉願着！」向胡金良拱手道「這麼辦，胡賢弟你費心往東路追，我還是追西北。」鄧潮訪知程玉英母子，預備逃往直隸省保定府。西北方恰是赴保的正道，所以他要自己親追。

分撥追兵已定。鄧潮率衆拔脚，又往西北趕。偏在那雙頭蛇丁六，又嘔吐的從後追來：一面跑，一面喊叫。那守磚窖的同伴也派人送來信，說剛才也瞥見一輛車。從磚窖經過。黑影中看不清坐車的有沒有女子：可是同伴剛持刀上前攔問，那跨車沿的人竟揚手打過來一鏢。跟着跳下車來：是個細高挑，穿青衣，持鋼刀，很像那個摩雲鵬魏豪，這人功夫很好，竟先下手，打起來。丁六說：「我們留守的人竟不是這小子的對手，被他連斫傷了兩個人：到底被他驅車奪路，奔南邊逃走了。當家的，快去看看吧，就許是獅子林那一窩。」

飛蛇鄧潮一聽這話，人家竟傷了自己人，他倒猛然的仰天狂笑起來，笑得同黨無不詫異。鄧潮停笑說道：「好好好，姓魏的，到底我也尋着你們了！這裡才真是仇人呢，西北方和東方的車一定不是。」立刻吩咐全夥，一齊跟着他，撲奔磚窖那邊。一面飛跑，一面不住聲的盤問丁六，並催促快走。

但是事勢往往不由人打算。飛蛇鄧潮不要命的窮追逃人，率領十幾個劇盜，一陣風的追過磚窖：磚窖上放卡的人迎上來報告，已遵命把囚在磚窖的鏢行邱良殺了

，可是那派出去跟追那輛車的人，竟追得沒影兒了。飛蛇鄧潮暴跳如雷，一直地往前趕，直趕到馬頭村，才在村外遇見了一個同黨。問起來，那輛轎車已經直開入馬頭村。及至再往馬頭村裏趕，却是雞聲連唱，天色漸明了。

飛蛇鄧潮不是鐵打的身子，到這時也有些支持不住。一咬牙，槍入村中：與黨羽窮搜之下，這小村中連個轎車也沒有。鄧潮頓足失望。復又出村窮搜，直搜到林外二里地，竟在青紗帳裏，尋着一輛轎車：車是空的。牲口却沒有了。這一推測，便可想見坐車的人已經棄車而逃。改騎着馬跑掉了。

飛蛇大怒，衝那守磚窰的同伴大鬧，但也無濟於事。鄧飛蛇瘋狂了似的，略想了想，復又盤問追車的人。追車的人說：那個跨車沿的小夥子，非常的扎手，四個弟兄竟截不住他，反倒被他用暗器打倒了兩個。所以無計可施，才打發一個弟兄給舵主送信，打發一個人退得遠遠的，在暗中綴着他那輛車，眼見這車開入村中，竟不知甚麼時候又溜出來的：最奇怪的是，沒聽見車輪嚮。飛蛇發恨道：「你們看看這車輪子，它自然不會響了！」原來車輪包上軟東西了。

飛蛇鄧潮搔頭盤算了一陣，對水中二霸道：「這裏還得搜，這就請二位費心罷。」水中二霸道：「那麼，二哥你呢？」飛蛇鄧潮道：「我麼，我還得奔西北。獅子林的老婆孩子不會滾到別處，他們一定還是奔保府。」說罷又慌々張張，要奔西北趕去。却又將餘衆分散開，教他們以臥牛莊，小辛集爲中心，往四面八方排搜下去：北到雙合嶺，西到劉莊，南到定陶，東到巨野，都要下心細搜。又指定了傳信的地點，限定了西訪的日期：飛蛇鄧潮道才一直往西北走下去，他要先趕到濮陽。如果還追不上，便囑餘人於約定之日，務必全翻回老河堤店房，以便聚齊，聽各路的報告，想第二步的辦法。

飛蛇鄧潮此時身邊，只剩了雞冠子鄒瑞，和黑忙牛蔡大來，紀花臉紀長勝，九頭烏趙德朋，開花砲馬鴻賓了。所有桑七，胡金良，水中二霸的橫江蟹，鬥海龍，和雜毛劉繼清，火燒雲苗福森，判官郭義堂，馮三勝，涼半截梁文魁，烏老鴉葉亮功，以及雙頭蛇丁六，花面狼黃啓泰，雷苗長鴻，這些人都已四散開，替蛇主分路跋涉尋仇。但是飛蛇鄧潮催得太緊，趕得太絕，驟有的認爲飛蛇作事太過了。

閒話也隱隱的鬧出來了。飛蛇鄧潮還是不管那一套，還是要搜殺獅子林的家屬，還是要斬草除根：不把姓林的滿門廢於刀下，他死也不肯甘休。

飛蛇鄧潮率領着雞冠子鄒瑞，黑忙牛蔡大來，紀花臉紀長勝，九頭烏等這幾人，一口氣追出直魯交界，竟未和桑七碰上，却略得仇人的一點痕跡。鄧潮一路急追，逢人打聽，把尋仇實情問過，自稱是奉主人之命，追拿拐帶。瞎說程玉英娘子是他主人家的寡居弟婦，小鈴兒是他主人的侄兒，糜雲鵬魏豪是他們宅主的護院的。這個護院的竟忘恩犯上，與孀居的二主婦通奸，膽敢拐帶財物逃走，還把少主人也拐走了。這番措詞，居然裝得很像，並且極易引起好事之徒的同情。結果居然在顧家營，聽見一個野店夥計說：看見了一個婦人坐車，一個少年趕車，在店裏打了一個尖，當夜起四更走了，神色是很慌張的。

飛蛇忙問這一男一女的面貌，回答說：女人像個鄉下人，紫堂色的面貌；那少年鬚面長，倒真像個鏢客。飛蛇忙又問：「他們往那裏去了？」店中人說：「由道里往曹州府去了。」這倒往回走了，飛蛇不由迷惑起來。接着打聽，忽然又在一家

店房中，得到水中二霸的消息：二霸竟在礦房中，留下一封信，信上說：「一路苦尋，那一男一女一小孩，似已來到直隸邊界。復又折向南走，好像要逃回去。這話和剛才聽的消息很相近。可是，旋又得到海燕桑七派人帶來的一個口信，竟說這一男一女一小孩，似乎往東北逃去了。」

同時水中二霸沒有追上逃人，也沒有探出確耗。飛蛇快夕的返回老河堤，在店中蹲了兩三天，一面打發人四顧暗探：一面招集各方消息，竟都是迷離倘恍，沒有一點確影。在小辛集附近放線的人，也回來送信，說是：沒有看見小辛集逃出人來。還有返回窩牛莊林宅的賊黨，也奔來送信：報告獅子林的妻兒，的確沒有再逃回家來。

飛蛇鄧潮竟束手無計了。查點黨羽，還有沒回來的：頂要緊的是桑七，以先還不時派人帶來口信，以後竟也追得沒了宗影。飛蛇在店中，如熱鍋馬蟻一般，直盼了四五天，桑七和胡金良等，才先後垂頭喪氣的回來。兩撥人都說：「二哥，我對不住你！把點子追飛了，簡直不知她們是怎麼逃走的？」

飛蛇鄧潮道：「你們幾位也把人追丟了，好啊！可惜我忙合了十五年，布置了整一年，末了一場空，還留下了兩條禍根！我我……」一口氣倒噎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定醒多時，飛蛇鄧潮睜開眼。看着這些夥伴，俱都默然無言，有的面含愧色，有的竟似乎不大樂意。飛蛇鄧潮獨自盤算：一回，在店中秘議，究有不便；遂邀同夥伴，出離店房，尋了一片叢林。命九頭鳥，雙山蛇，在林外巡風，她自己與同類藏在林中隱僻處，密計今後的打算。飛蛇鄧潮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諸位哥們，你們辛辛苦苦，跟着我忙合了這些天：風裏雨裏，大熱的天，我心上很下不去。無奈，我們的事情沒有辦完，我們實在不能就此罷手……」

尋仇最急的黑忙牛蔡大來。此時也有些厭煩了；眼望衆人的神色，對鄧潮說：「獅子林是二哥的仇人，也是我蔡大來和桑七爺的仇人，其餘別位也跟姓林的拐灣抹角有查；尋仇的事，不止是二哥一人的事，乃是我們大家夥的事。不過有一樣，咱們各人身上都有正事，如今全把它攔下來，專尋找姓林的，也整尋找了一年了。我不知別位怎麼樣，我個人就有點耗不起了。我們不能淨報仇，我們也遠得吃，



飯。再說這尋仇的事作到這極，也算可以了；姓林的命是斷送在咱們手裏，他是她們師兄弟和朋友也饒了，好幾個；她的家是破了，她的鏢局也得關門；咱們可算了報復盡情，頂頭頂梢了。現在只不過刺了姓林的一個年青老婆，和一個屎蛋的孩子。這一母一子，滿不用我們料理；你看她那老婆才二十多歲，一定要改嫁前人；那是屎蛋的孩子更不足慮，一準活不長久，這一路吓還吓不死她。依我說，作到這裏，完了就完了罷。」

降龍木胡金良也道：「姓林的弄到今天，可以說是家敗人亡，我們的仇可以說是報到頭了。再趕盡殺絕，也怕江湖上的人笑話咱們哥幾個欺孤凌寡。——」

飛蛇鄧朝一聽這話，臉色一變，忽地滿面堆下笑容來，說道：「是的，諸位聖，全是這個意思麼？——衆位哥們若覺着不用窮追了，我也不能太幹甚麼。」眼裏衆人道：「說真格的，你們衆位看着怎麼樣？若說作到這裏，可以罷手了；就請說出來，我一人不違二人意。」

群賊多半答道：「胡三爺，蔡五爺說的很不錯，我們就算了吧。姓林的只剩

下一個寡婦，一個孤兒，很不足爲慮。況且我們好漢尋仇，一個頂一個：咱們是找姓林的本人，跟老娘們，小孩子不相干。咱們光棍作事，吃市子單拿硬的，犯不上一死兒釘那軟的呀。」飛蛇往後一坐身道。「大家都是這個看法麼？」

雞冠子鄒瑞道。「其實鬧閨了一年了，也够勁了。」

飛蛇鄧潮突然立起來，聲如裂帛的叫道。「好！大家都這樣想，我就謝謝大家，咱們就從今天起散夥！」說到這裏，海燕桑七，降龍木胡金良等，猛覺飛蛇鄧潮聲色不對。再一看鄧潮的臉，蛇髻綽綽的紫面，猛然泛成慘白，很大兩滴眼淚，忽從眼角滾來滾去，海燕商七道「二哥怎的了？你別着急，有話咱們好好的商量」

時在白天，飛蛇鄧潮毫不顧忌，竟大叫道，「好好的商量！還商量甚麼？一人下駁二人意，你們大家都覺得我報仇報的過勁了，我姓鄧的還有甚麼說的？」雙目一闔張，一串串的淚珠落了下來，飛蛇鄧潮不管這些，信手向臉一抹，槍過去抓住胡金良的手道，「別人知不清我的事，胡三爺你是明白的，我其負孤寡，不錯我其盡負孤殺絕不錯我其盡殺絕了！可是我爲的是甚麼？一霍地一翻身，面向衆人道：

「你們諸位給我幫忙，我謝謝；天長日久，我一定肝腦塗地、報答你們諸位。」爬在地上，就一氣磕了三個頭。海燕桑七等人面面相覷，連連攔勸。飛蛇鄧潮瘋了似叫道：「你們諸位不願意欺負孤寡，我姓鄧的可不行；我姓鄧的一定要將姓林的條根也不留！我不但要報深仇，我還要除後患！你們諸位難道不曉得麼？姓林的把我姓鄧的一家四口，毀了三口，只賸下我一口；我忍氣吞聲，我整苦挨過十五年，到底教我超過手麼。難道姓林的的老婆孩就不會麼？」

雞冠子鄧瑞笑道：「姓林的這口氣，你們可以再追再道。」鄧潮一聲苦笑道：「再追，那是及鄧姓的仇，你們這口氣，你們也討不道詳情，實對諸位說吧，我大哥，教姓林的這口氣，竟直了我一身！我的家嫂，那時就逼我立刻報仇。我說我能力不強，我大嫂竟能我，說我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；不謂小狗惹急了，還會抓人咬人。」一團團來叫着桑七道：「七爺，你曉得我從十三歲上沒了爹娘，我早就跟着哥哥嫂子過。我哥哥我嫂子疼愛我我就拿哥嫂當爺娘一樣。我哥、叫林廷揚打死了，我暗天理良心上說，能不報仇麼？但是，我鬥不過姓林的；是的，我鬥

不過人家！我不肯冒昧，白白的把命饒在裏頭，反而報不了仇，我勸我嫂々，無論如何，打了牙，肚裡嚥，稍爲忍耐一下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。我嫂 張口唾我一臉唾沫，又哭又罵，我那侄兒也說：「二叔，天理良心呀！」我嫂子我侄子都罵我沒心肝，拿我不當人，說我胆小怕事。我整打了十五年，我整挨了十來年的罵：「飛鄧潮說到此，紳忍不住，放聲號哭起來，且哭且說：「我爲這報仇的串苦心預備了好幾年，食不甘味，睡不安枕，我家嫂直逼我，教我馬上就去，我越勸，我家嫂，越來勁，：我哥々の舊識也瞧不起我。」

胡金良等齊勸鄧潮，鄧潮道：「不行，我得說說，要容死了，我給我嫂々跪着求她持重一點，她答應，我那糊塗侄兒，尤其少年氣粗，把林廷揚當作一個平常鏢師。恁來，果不聽我的話，把一皮小命饒在裡頭，教姓林的夥計殺死了，這一派我家嫂更和瘋了一樣，又來逼我。我一聽侄兒死了，我大哥這一枝就算絕了，我能不傷心麼？我恨不得自己抽嘴巴子，我恨我怎麼就攔不住他，我就哭着再勸家嫂，我說不是沒見到吧？我說這不是硬拚事，我們要想出一舉斃仇的絕招來，我們再

不可輕舉妄動了。我說我已經託人試探敵人去了，敵人太硬，我們這些人全不是人家的對手，我說嫂，你把這事交給我，你容我幾年的限，饒這麼講，我家嫂是又哭又鬧，當着我的面，自己打嘴巴，哭天豪地的，叫着我大哥的名字，說是，「死鬼呀，你看看你的好兄弟吧！」她哭了一陣子，到低自己走下去了，她自己疑懣了好些人，她要自己找姓林的去，我一聽這信，我又慌了，我連夜的趕去勸阻，我家嫂竟藏起來不見我。她不但這樣，還打發人來勸苦我……後來，果然不久，我就得這空信，我家嫂到死也死在姓林的手下，……被人家剝落一隻胳膊，死了！……我大哥這一門，就從此滅絕！」

說到此，鄧潮據地呻吟起來。跟着又蹶然而起，被着血紅的眼，向降龍木胡金良，海燕桑七，黑莽牛蔡大來，雞冠子鄒瑞，水中二霸等等，說道，「不幾年的功夫，我大哥，我侄兒，我嫂，全斷送在姓林的手裏。我家嫂臨燕氣時，還稍來絕命書，她說……咳……！她到下泉之下，變爲厲鬼，她不找姓林的，她要先找我這沒心肝的小叔子，諸位哥們呀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我鄧老二也是個人啊，我是

沒哥々一手拉持大的。你們想，我受得了麼。所以，我才下了十來年的苦心，自己先練功夫，一口氣練了五六年道自覺練得差不多了，可是繞圈子，拿出來一試，還是敵不過姓林的。我回就灰心極了，我跑在我大哥的坟上，整哭了一夜，沒實在沒法子。我這才訪求能人，打算邀好幫手，也可以找姓林的報仇，我走南闖北，拜這個，訪那個，好容易訪着小白龍這家伙，從種種地方試驗，覺得似乎敵得過姓林的；可是我一張嘴，就碰釘子，無論我怎麼央求，無論我想甚麼法子，她只不肯出頭。我無言可說，又下了好幾年的苦工夫，才換過這顆心來，她才答應幫我了。却又只允許我找場面出氣，不肯給我圖血復仇，等到臨頭，他小子只默了一手，這一手也偏鬆，差一點還誤了我的大事，這些事你們都親眼在場！」

鄧飛蛇說至此，慘嘆一聲，接着說道：「沒不是不知道人死不記仇，我也不是不色道男子欺漢孤凌苦，江湖見笑；但是你們幾位想想，姓林的把我一家弄死三口，僅僅的只剩下我這一根禍苗，到底教我翻過手來，我能翻手，人家就不能翻手麼，豈還能剪草不除根，給自已留下禍害麼，不過，諸位哥々們幫我忙這些天，孰悞

了你們好些正事，我心上很感激。我日後必有補報。至於今天以後的事，我不怕諸位見笑，我一定要搜根易齒把姓林的？」曰皆盡裂，切齒叫道。「，把姓林的老婆孩子一個也不留，一個個都剝了，我然後才心願。本對得起我亡兄，亡嫂，亡至我，我然後才贏得起我十五年的苦心。我然後才安然，死也心淨。姓林的十年的舊帳，今日才得清算，也不過剛剛撈回本來，還差着兩筆數。我就通嚴塗，這兩筆利息，敦敦林的兒子老婆，過十七年加俯我討債來！」

鄧蛇鄧潮噴噴薄々，吐盡了這些話，群賊登時聽得毛髮速然，倒吸涼氣，半想，海燕桑概然說道？「那麼，鄧二哥既然是怕後患，咱們還是再搜下去，咱們該怎樣着手哩！」飛蛇鄧潮慘笑一聲道！「我不過要找林廷揚的老婆孩子，這比林廷揚容易得多，也用不着細些人，諸位仁兄，那一位願意幫我，我就再煩煩他，那一位不願窮追，也儘請言語。我的意思，我要先奔保府，找林廷揚的鏢局，把他鏢局給放火燒了，再破出功夫，搜一搜獅雪林的老婆孩子，是不是也藏在保定，如果保定沒有，那時候啊，：：「又深嘆一口氣道，：「我可要胡來了，臥牛莊，小辛

集，蘇杭二州，南北二京，不請是林廷揚的老家，不管是林廷揚的親朋鄉這，我鄧老二定要挨門搜戶找到，我鄧老二臥薪嘗膽，受盡苦處，我如今可要發作一下了，我不怕江湖上萬人笑罵，我只要對得要我死去的哥嫂，我就甚麼也不顧了，」說罷，嗚咽不成聲，古冬一下，又跪在地上，向衆人告罪，諸位仁兄，恕我出言無狀罷。

「叩罷頭，忽然站起身來，扶着樹，哇哇啣吐起來。

群道經飛蛇這般痛腰，一齊感動，手由胡金良，桑七，伸手把他扶住，與衆人紛紛勸道，「二哥不要難過，你的事就是大家的事，你尋仇就是大家的仇：咱們還是仔細核計核計，大家一塊去訪。」飛蛇們心道頭道：「諸位仁兄，不是我鄧潮向好朋友撒潑撒賴，我說出來真丟人，不說諸位不明白，你們只見我一死的追殺姓林的妻子，，，」抓着胡桑二人的手，闔目切齒說道，「你你知道家嫂是怎麼死的，！她她她是活活教姓林的羞辱死的，，我怎能驕她呀，越發掩面泣不成聲了。

原來林鄧舊怨，群道皆知，飛虎鄧淵是被師子林手誅，小頭虎頭義路替父報仇是獅子環手鏢神殺的，獨有飛蛇的嫂嫂母大蟲高三姥，又聽說是生生氣死的，飛



蛇鄧潮這些年奔走江湖，尋訪仇人，對這場怨仇本來極力守密，但對同黨並不偉言，只有他倒々慘死這樁事，她始終不願詳說。同爲她接到他亡嫂臨死的遺書，自說會被林廷揚活活捉住，受了莫大的羞辱。辭句之間，似乎林廷揚對這仇人之妻，曾加以無禮的污辱，鄧飛蛇捧書痛哭，引爲奇恥。所以對朋有談起來，一向偉莫如深，她並不曉得她嫂々臨死時這封遺書，乃是故意這細說，爲得是刺激鄧飛蛇。那信上對鄧潮百般怨恨，「難爲你哥那麼拉持你，比親兒子還民，你竟忘了殺兄的大仇，一天一天往下推嚴！」又說！「我死之後，在地下見了你哥々，我夫妻兩一定先你無忘恩的小叔子算帳，務尋仇人算帳！」信上的話漏是類乎這樣的辭句，把個鄧飛蛇激得痛哭了好幾夜，有兩天兩夜勺水沒有入口，

飛陀鄧潮的老謀深慮，竟始終不爲姓嫂孤孫所諒。連她亡兄的舊部，也很有幾個瞧不起她。說這位二當家的太懦弱了，！但是，林鄧二姓到底怎纒結的仇，鄧飛身身爲集盜，何以如此手足情深。她的嫂々母大蟲又是何等人物，這十七年舊仇一但得雪，鄧鄧蛇事先都做了些甚麼事情，那盜人小白龍又是何等以物，是怎麼被

飛蛇牢籠 廿受欺給 現在，追潮前情，從頭叙起。

曩今二十餘年前，山黑交埋亂山中，潛付一夥大盜，爲姓的盜魁，便是那著名的祁匪飛螫鄧淵，初起時，部下共有二三十個族匪，專在川假邊界，做些殺人月貨的勾當，偏值祁治不修，年成饑饉，過了不多幾年，忽然噪聚到一百多號人了，欽々の官廳也注了意，那秘密會黨的白蓮教也注意了，一方要勸辦她，一方就要勾結她，而飛虎鄧淵的聲勢，一天比一的跋扈。漸漸鬧得商旅裹足，不敢經過他的地界。他越發大胆，有時率黨羽，出離窟穴，竟到一二百里以外，成夥的打槍。

飛虎鄧言可以說是強盜世家，他的爹娘當年也是有名積盜，在川省大盜活閻王的手下，當二舵主，素以驍是，爲夥匪所習服，有一年驚動了官府活言王的巢兵刀穴被川集總督年羹堯剿辦。那時候虎鄧淵正在少年驟聞官兵掩至夥黨都拿，紛紛出寨拒繞；飛虎的父親更率衆當先，早已迎出去了。鄧飛虎急登高一望，官兵如潮勇來；情知不好，忙跳下來，談他母親跳走。他母親苦笑一聲，抄起一把刀來，一擺手，催飛虎作速逃命；她勾持刀也出去拒捕拚命。鄧飛虎雙眼一轉，立刻把他的

小弟弟（就是今日的飛蛇鄧潮），一把抓起來，挾在肋下；舞動尖刀，從朶子窩後面逃出。後面也有官兵埋伏，人數較少，被他撈着一匹馬，挾着幼弟跨上去；催馬掄刀，如飛衝出來。

戰後，夥匪什九被擒，飛虎的父母不知是死是活，猜想着常然不是當場員命，就是被擒正法。這個鄧飛虎一口氣逃出數百里，把馬棄了，帶幼弟逃入亂山中，潛伏起來；不敢入村莊有人烟處，只藏在人跡不到的山窟中。弟兄二人挨了兩三天的餓，然後鄧飛虎把小弟弟飛蛇鄧潮藏在山洞裏，洞口塞上石頭；鄧飛虎乘夜下山，出去打食。打來食，弟兄共享；打不到，一同餓着。苦挨了一個多月，風聲稍定，打聽得官軍已經奏凱而回了。飛虎鄧淵訪了訪父母，既無下落，只素痛笑一場；做慣強盜的人，沒的可幹，不免又重整起舊業來，天天教鄧湖練功夫。恰巧近處有一幫一幫的土匪，鄧飛虎入了夥，依舊却奪行旋，殺人圖財。不久又遇見舊伴，日積月累，居然又湊了三十多人，聲勢熾張起來。

飛虎鄧淵武功精強，胆大氣豪，為群賊所愛戴；不久升為二當家的，和他父親

一樣了。過了些時候，大當家的因事下山，被人賣底，斷送了頭顱；飛虎鄧淵居然做了賊群奎首。他又頗得人和，漸漸嘯聚越多，只幾年，又湊上百十多人了；官府也知道他了。

飛虎鄧淵雖是強賊，友愛其篤；撫視他這小兄弟鄧潮，很是盡心。他自己個本館，都教了鄧潮；鄧潮也是天生強賊性格，做案打槍非常勇猛，於是群賊捧場，又擁他爲二雪家的。

有一年，弟兄二人率部出去打槍，却奪了一夥行販。內中有一個賣藥的瞎頭子，領着一個老伴，一個女兒；這女兒便是後來的母大蟲高三姪。高三姪不肯老老實實的就縛，父女掄兵刀，與鄧飛虎打起來。自然打不過飛虎鄧淵，被飛虎活捉過來；威逼軟磨，竟做了他的押寨夫人。兩三年後，生了一子，便是鄧飛虎的長子，鄧飛潮的至兒，小虎頭鄧仁路；後來爲雪父仇，改名火燒林」的。

飛蛇鄧潮跟着哥哥爲道，弟兄們情感很厚。到飛蛇鄧潮二十一歲那年，忽一日，奉兄命，到附近一個縣城，去西探一件事情。飛蛇年少貪歡，「公餘之暇」，穿

上豪華的衣服，不免到花街柳巷，冶遊買笑。孽緣湊巧，他竟在一家妓館上，愛上一個妓女，名叫于素珍，外號叫小青椒的。這個小青椒粉面纏足，也只是個庸俗脂粉：不知怎的，鄧飛蛇竟迷戀得一住兩個來月，把他哥哥交派的事都拋在腦後了。

鄧飛蛇正在少年，舉止豁達，言語粗率：跟他後來磨練過的沉着性格，截然不同。他竟陷入迷魂陣，將大把錢財，做了纏頭費。給小青椒扯衣料，打獨子，又跟老恐商議，要給小青椒贖身。老獨只是玩弄他，小青椒也古不透他的爲人。聽他自承爲富家之子，却不帶一點牙袴豪華氣：猜他是鄉下土財主，又不帶一點財奴吝嗇氣，：所以只不即不離的牢籠着他。但其時正值白蓮教匪囂張之時，官府查拿匪徒正嚴：鄧飛蛇孤踪客寄，來歷不明，揮霍無度，不知不覺，惹得地面上的狗腿子動了疑。起初他們把鄧潮當挾子看，頗想嚇吓他：鄧潮不是省事的她，自然不受。並且幾乎惹翻了他。這麼一鬧，弄假成真，官面上真就要動他的手。

一天夜裏，鄧飛蛇宿在娼寮小青椒處：小青椒受官面上的密囑，教她誘取鄧飛蛇的實底：遂拿從良的話誘入，委曲盤問起鄧潮的家鄉身世來。鄧潮信口胡謔，了

麼瀾，就怎麼吹。但小青椒早受了明人的俊使，繞着圈子來騙他。他不出的掉在圈套裏，把自己的真姓說出來；把有一個哥哥，有一個嫂嫂，都會武藝的話也洩露出來。這里狎客與妓女在枕畔比昵私語，隔壁竟伏着兩個官人。

等到鄧飛蛇睡熟，小青椒悄悄穿衣爬起來，把屋門敞開；官人一婚而入。鄧飛然驚醒，霍地竄下床來；亦着身子，和捕快動手，竟被他徒手打傷兩三個人，穿窗逃到妓院中。院中埋伏的人擲椅登把他半倒，一陣亂打，到底把他擒住；押到縣衙中，熬番到來。

偏偏不奏巧，關廂外半個月前剛鬧起一春明火，失主被搶的賊物，恰與鄧飛蛇給小青椒打造的那副夾子一樣；這越發座實了道案百罪嫌。況且他又曾拒捕傷人，他又供不出家鄉里來；飛蛇鄧潮便陷在縣獄中，受盡苦刑，逼問親供。鄧飛蛇竟是年紀很輕的一個硬漢，被縣官幾次嚴刑拷打，沒吐出半字實話來。但是他儘管不招，捕人們已經斷定他是大道。

這件事不久被他胞兄飛虎道鄧曉得了，勃然大怒，既過且訖；立刻定計，要親

自搭救鳳鳴，將全夥交與副手照料，她身率十幾個面生的精幹同黨，並他的妻室，大蟲高三姪，一齊喬裝改扮，出密下山；多帶金銀財帛，前未縣城，策畫看牢牢行賄之計。

飛虎鄧淵不惜使費，暗託底線，把縣底上下打點了。所有他胞弟犯案被捕的緣由，以及現受刑傷的情形，都已訪明；當下又是氣，又是恨。算計着罪名既重，賄那是容易了；面防備甚嚴，却牢也有許多難處。遂留下他妻高三姪，在縣城策動一切；鄧淵自己立刻番回道窠，把情形對夥黨說了，懇求大家幫忙，「替哥哥兼這點私事。群道素服飛虎的慷慨義氣。又喜飛蛇雪年少英勇，大家一口答應。飛虎大喜，這才將全夥道黨，調動了五分之一，共有六七十人，一個個改裝分批下山，陸續混入縣城。

這功夫，高三姪已經扮做一個村而俏的鄉婦模樣，賄賂了獄卒，探監送飯；向小叙子飛蛇鄧潮，通了暗號。她又不惜小惠，不吝懇笑，誘買動這些牢卒。高三姪年才二十七八，自恃姿容，和這些公門中的人，嘻皮笑臉，打牙鬥嘴。公門中人沒

有甚麼好小子，慣好占女人的便宜；和這樣一個青年材婦調舌，打情罵俏，自以為美得很。那裏知道：高三姪是個雌虎，他們硬要往羊虎口邊拔毛滋牙。他們不曉得高三姪似笑非笑，似怒非怒的放浪樣兒，隱隱地含着一把刀！

於是，高三姪一天送兩回飯，便跟獄卒一天鬥兩回口。這些獄卒個個着了魔，簡直把這位何三奶奶（高三姪喬稱姓何），當做開心解悶的至寶珠。一天兩頓飯，日久天長，一個多月的水磨功夫，這些牢卒們對這位何三奶奶，不但毫無疑忌之心，反而當做了逐日常課。有一頓飯不見她親自送出，這些獄卒反倒互相詫異，互相詢問：「這麼到這時候了，何仙姑還不來呢！」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



